

民國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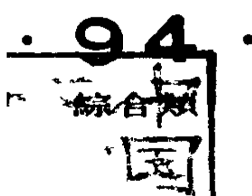
第四編

·94·

民國叢書

第四編

·94·



春覺齋著述記　朱羲胄述編

貞文先生學行記　朱羲胄述編

林氏弟子表　朱羲胄述編

畏廬文集　林紓著

畏廬續集　林紓著

畏廬三集　林紓著

畏廬詩存　林紓著

上海書店

畏廬續集

林紓著

序

文各肖其性情以出而後其言立古之善爲文者性情不同故面目萬變而其不變者法度出於一軌而已雖有純雜高下之別要必無僞存乎其中而後讀者感焉世士塗飾以爲工徵引以衒博固無性情之眞且不足以自信又烏足以信千百世誰何之人乎若畏廬者殆余所謂可信者也光緒庚戌余始識之於京師及壬子癸丑共事大學堂既皆不合以去臨別贈余文且媵以畫今年又同應徐君之聘教授正志中學校畏廬長余十四年弟視余余亦以兄事之每有所作輒出相示違覆而不厭故余知畏廬深其性情眞古人也畏廬名重當世文集已印行者售至六千部之多雖取法韓柳而其眞仍不可掩閱一日手巨帙示余乃所編續集也曰吾兩人志業頗同序吾文者必子余發讀竟夕太息不止私念畏廬與余生際今日五六十年來所聞見多古人所未嘗有區區抱孤旨於京師塵壒之中引迹自遠雖頹廢而不悔然則畏廬文集之序不屬我而誰屬也乙卯十一月桐城姚永概敍

畏廬續集

目錄

感秋賦
原謗
原習
惜名
唐藩鎮論
盧杞論
讀小雅
讀儒行
讀列女傳
桐城吳先生點勘史記讀本序
文科大辭典序

南爐記文序
晉安耆年會序
書黃生劄記後
跋王硯田畫卷
跋戴文節遺墨
書同年卓毅齋殿試策後
跋姚叔節所藏石田山水長卷
與姚叔節書
示兒書
送覺羅善昌北歸序
送五城學生入天津大學堂序
送大學文科畢業諸學士序
楊昀谷太守入蜀詩序

送侍御江公歸梅陽序
送胡瘦堂侍御歸廬山序
送高子益之官雲南序
送梁節庵先生南歸序
贈姚君慤序
送劉洙源赴嶺南序
送姚叔節歸桐城序
贈馬通伯先生序
贈林宰平序
送陳任先之哈克圖序
贈王生序
贈王林二生序
送陳徵宇之官濟南序

力醫隱六十壽序
清通議大夫嘉善張君墓志銘
清中憲大夫揭陽姚公墓志銘
清通議大夫知府銜山東武城縣知縣薩公墓志銘
清故大善士無錫唐公墓志銘
清誥封夫人唐母孫夫人墓志銘
欒望遠先生墓志銘
清贈通議大夫佩卿章君墓志銘
張母謝夫人墓志銘
清文林郎翰林院編修黃岡王君墓志銘
費鑑清先生墓志銘
清奉直大夫陽山縣知縣長樂林君墓志銘
清學生劉君騰業暨未婚守節妻陳貞女合葬銘

醉郭先生墓碣

二箴 并序

高莘農先生傳

江陵戴烈婦傳

張貞孝傳

吳孝女傳

先大母陳太孺人事略

叔母方孺人事略

力孝子萬里尋親記

夕照寺爲冒巢民先生作生日記

徐又錚塡詞圖記

曾伯厚西山永慕圖記

周養庵篝燈紡織圖記

濤園記
胡梓方詩廬記
枕岱軒記
海藏樓記
枕雷圖記
記翠微山
登泰山記
謁孔林記
明湖泛雨記
謁　陵圖記
遊頤和園記
遊西海子記
遊玉泉山記

三謁　崇陵記
記戒壇
記潭柘
淨業湖秋泛記
釋斑貓文
高氏妹哀辭
祭周如皋文

畏廬續集

感秋賦

閩縣林　紓著

余豈宋玉之閔師兮寧以薄寒而憯悽詎潘岳之展轉於華省兮企羣儁而難齊獨傷心於涵元兮風騷屑而宮雲低長颼飀於別苑兮日色爲之浸微陰侵陽位兮養淄蠹於宮闈侈鴻池之妖徵兮孰知樂太國主之爲非歌苾兒之哀豔兮或設詐而增譏過冀朗之名州兮伏雌實化爲雄雞荃惶蹙而無朕兮被誒詬而累欷彼羣奄之蹋張兮排筦肆其萋菲嗟皇父之孔聖兮日渝詘以自恣誠茂惡而相矛兮且蹇縱而冒利藺吾皇於祕殿兮朝夕曠其虛位唯虢人之竭節兮迎廬陵而莫遂游氛朝興而蔽天兮槁葉因而夕瘁積陰結於合殿兮日奔魑而走魅國卒斬而莫知兮據滂朝而舞智昌僞學而紊綱轄兮揚東海之雌風趣邪陰而湛太陽兮能脫口以興戎人人侈其將用兮託蔣帝以折衝龐何知而假節兮祆黨爲之一空彤其衲以過市兮韜巾耀其腥紅豈靈子之先覺兮直熒星之昏瞢嗟雷濟之克后兮爭肉梅

以爲忠殊歎儘之莫解兮偏妖夫之是崇忽訇隱而匈磕兮巨礮嘯其危墉宜擠墜於河隙兮否則幽之金鏞胡徜徉於雞頭兮射象觜以爲雄天穆倔起於疏屬兮一旦身被其隆極內冒猥而外嘔喻兮謬羽忠而翼國激太液之池波兮風蕭蕭荃曉哏而孤居兮休晨朝奄睨睴而忤覩兮直獝狘而兕梟痛彌留之無侍兮水殿被風而蕭寥上陽同日而大漸兮進道子而奉詔彼沈蠱於衽席兮多玉牒之年少任版圖之鱖裂兮咸沈浸而逍遙匪老奸之擅國兮奚就暝而引妖聽綱維之弛墜兮下崩剝而渙散烽燧聯乎東南兮照瀍湝之江漢魯酒之不能忘憂兮余日厪乎黍離之悲過故宮而徘徊兮但煙柳之垂垂日暋暋而西沒兮嗟吾命之焉知余寧飲腸狗態以諂俗兮甘踉蹩而自卑苟余情之方挺兮亦胡迹迹屑屑之爲謁 崇陵於雪中兮効三度之驅馳或倮俶而不理予兮予仍敖弄而無疑緬楊園之孤特兮予或老死而庶幾

原謗

謗者助吾修養之利器也能引以爲助則謗烈而吾修益虔狠狠然視爲吾敵力起而與之角此適以銛謗我者之鋒而使之內剸所損巨矣士惟修之弗力而又自引而求儕於古人其視餘人泯泯然此致謗之媒也彼湛溺於利祿者固不屬心於君子之事至吾日銜之以君子之事於其上則適觸其羞而頓悟將謂我不以人類待彼也亦必矯爲君子之言力繩吾短又不已者且稍弛其所有事潛合黨徒而謀一若吾之聲影皆足引以爲罪是吾自布其荆棘於門宇且博製桎梏授之於吾左右以自陷也古君子亦修其在己者而已其防禦咎心之事夢寐之閒若受謗書引以爲愧且不之暇乃外張旗鼓與謗者爭無謂之曲直此豈君子之事嬰兒之毆人受者轉以爲笑優伶之嘲人中者不以爲恨原其無心也君子者小人之嚴敵也一白翹於衆黑孤弦遏乎羣嘵此其必反吾亦必不能勝者也故曰謗之來實吾人自致之堯政固善叛堯者或以爲桀桀政固不善而附桀者轉以爲堯堯桀之辨世且棼之謂有眞曲直足恃以自固乎君子所爭當在吾道之是非弗計乎人言之是非人

言之中乎道寡也吾內省其身力制其行謂可立信於衆然則仲尼又安有武仲之毀與桓魋之阨韓愈氏原毀其要言曰爲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此特爲謗者設身而言君子則不求無謗但求可以致謗者而自弭不外備而守完不內疚而行舒謗者又何力焉

原習

賢人復性恒人沿習欲導恆人務端其習端習貴有倡者倡得其人則下亦風靡矣王豹緜駒華周杞梁之妻一歌哭之長而感格若是其神苟倡之以愛國則前僵後踵蒙萬死而無挫人將以不死國爲愧矣然非矢公推誠亦不爲功果三數巨人持之於上人將謂不誠不公無以爲民上民亦將謂不誠不公無以爲國民積久而習成習成則勇生而國立矣人之制情而復性者萬中不得一耳聲色貨利訌其前而又牽率於親屬曰挾其不忍之心思欲致之於安樂胡能慕義輕死忍此嗷嗷者一瞑而勿視自見掣於習激之以全國之勇氣勢有所偪即不能獨戀其私其道如行

兵前鋒者呼曰勝矣吾軍盡數而逐北則決無迴面而南趣者此倡者之有全力也潛夫之論曰務本則虛僞之人皆歸本虛僞豈能本者顧上既務之若樹侯立鵠約其心思目力使之必歸斯歸矣此猶曰道德之倡也若以舍生雪恥倡則事烈而効兇非萬衆一心事必莫舉然能一萬衆之心者亦惟習之使然西人之崇恥而尙武寧盡出於其性亦積習耳習成則與習偶悖者衆咸斥之故一人見辱弗校衆且涕唾而不之齒勢在不能不死中國不爾以忍辱爲讓以全身爲智故數千年受異族陵踐而不愧此亦謂之性乎無爲之倡習遂日卽於靡卽亦不知其所以可恥者庚子團民之鬨似知恥矣而病無學辛亥南士之輕生似知恥矣而病冒利無學冒利安能倡而成習故移時而光燄熠焉設人人存其寧死不辱之心彼此相處其中衡之以公理又人人自勵以誠節長養其勇概中國庶幾其成尙武之習乎

惜名

名爲實賓賓之主卽實也得實矣奚患不名顧因實得名或名被天下名乃愈不可

恃其敗也亦捷迅不逾一瞬小兒之躓也輕而委地故不得傷老至則否若乘屋而騎危登峯而造極一蹶而顚脊立碎故名高者不宜躓躓必莫救身既爲衆所睊媢方求其閒而不得一旦自授以隙欲乞湔滌誰復許之君子之於名未嘗不尙孔子之疾沒世雖聖人亦尙矣余則以爲得名易也求所以保此名則非易不惟大不踰閑卽小德之出入亦足爲累恃盛名而弛防謂舉世決無敢議我而輕我卽有輕而議者有識之人尙爲吾諒嗚呼此念萌大名隨之而隳矣王船山胡致堂其議古人也無完膚雖大人長德弗免矧今之持議者非船山復非致堂蛆酷過於妬婦科綱嚴密君子値之其能免乎人果知猝得大名爲不祥息息斂抑堅持其不敢快意者斯寡過矣余非有名於時者也篤念父母師保之恩亦日患名之委墮以滋戾爲嫛斯文銘諸座右

唐藩鎭論

唐之藩鎭自田承嗣以下皆賊也安史遺孽而李郭爲宦官所刼持不能草薙而禽

獮之乃各跧伏一隅朝廷不復能制因畀以封圻擅署吏以賦稅自私於是藩鎮之禍與唐相終始矣夫鎮帥之握兵要危道也幸賦稅屬之有司糧儲之所取給也且所部升黜必取朝旨連帥不得擅除吏勢既瓦合雖蓄叛萌將有所刼制而不即逞若帥府悉用私人總其終歲之出入告諸度支曰全師之費若干萬也而度支大臣無敢計度悉數以予之浮冒侵蝕此其過之小小者也勢力既偉文吏之權武臣亦並而有之朝廷除吏亦先察其甚宜於鎮帥者或其所私暱而後遣之名曰軍民分治而鎮帥實總其權文吏但坐仰鼻息而已迨禍稔惡周勢處於不能不叛則聯合諸鎮舉兵向闕若吳三桂耿精忠尚之信之類即襲魏博盧龍淄青澤潞之故智也然吳滇而耿尚閩粵用西北建瓴之勢出重兵以撲之爲勢尚易若田承嗣李寶臣皆蟠據中原所部咸趫秀彊力之夫稱曰牙兵兄弟親戚可以承襲而入兵籍隱然若一國焉府兵之制既隳朝廷不宿重兵無以鎮攝之故獷然莫制但以魏博論傳五世至田弘正始入朝十年復亂更四姓傳十世有州七成德傳六世有州四盧龍

傳十二世有州九淄青傳五世有州十二滄景傳三世有州四宣武傳四世有州四彰義傳三世有州三澤潞傳三世有州五其中傳不一姓然殺帥擅立留後問歲輒有帥去兵留帥固擁兵自重而兵習於亂惟利是從殺帥既若置棋其視朝廷更無物矣弊在執政狃一日之便安恣所爲勿問則寧有不生心者大將冒利而忘朝廷則部曲亦必冒利而藐大將上下相忍不至於亂不止宋太祖深鑒其弊裁抑武臣遂無勁兵以禦北虜而金元之師直入矣實則無兵者亡有兵而權不上屬亦亡欲弭藩鎮之禍唯有行徵兵之一法合秀穎魯鈍者悉用爲兵兵必識字而向學日聳之以愛國之誠使知國與身并衛國卽所以全身割據竊發之事咸醜媿而不爲而後亂始可弭若唐代宗之多所含宥愈要結而愈不遜雖以朝廷位號羈縻諸鎮寧復帖耳而受故長於遠略者務使兵心視國猶家然後始知外侮之萬不可容內亂之毫無所濟則雖有驕將僭豎亦胡從出而扇誘之耶

盧杞論

德宗之爲人後世不能斥之爲暴君亦不能尊之爲令辟蓋其用人也能禮李泌而用陸贄武臣如李晟馬燧渾瑊皆以名位終此其過人者也然而崇信盧杞裴延齡諸奸至死不悟又出意料之外王船山謂其多疑而喜諛實則多疑者德宗之質地喜諛者人主之恆情盧杞能諛他人亦能諛諛多必且生厭猶人之食蜜用蜜以代茗酪且晝不去口寧能耐也故知盧杞之能久固其寵其道諛其用則非諛其薦一無所能之關播也曰儒厚可鎮風俗其陷三朝常伯之顏眞卿也曰誠得儒雅重臣爲李希烈陳禍福可不勞軍旅而服其阻李懷光之入朝也曰懷光勳業社稷是賴賊徒破膽皆無守心若使之乘勝取長安則一舉可以滅賊合以上三事語語皆爲國計尚功而尊賢深得宰相之體雖非德宗猶且信之寧知其包藏禍心陷人於不及覺耶德宗慕君子而親小人其任盧杞本以爲任一君子但覺其百事無忤苟出一二言尤嚴重簡要有古大臣風且敝衣惡食不營家財此而不信尚誰信者吾故謂盧杞之諛德宗道是而用殊也凡好諛者恆不信進言者之爲諛往往以諛爲愛

已尤以不訣者爲毀已但觀蕭復奏事面斥盧杞言不正上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輕我我者我盧杞也德宗蓋謂盧杞之言即我意之所出斥盧杞即目無朝廷此眞好訣入骨無可救藥者也而盧杞者尤巧捷善變遺貌存神故君臣契合貞元初年杞有再入之言眞不誣哉至於霍文場霍仙鳴特宦者趨走之倫護軍中尉降麻一事尙以宰相鄭絪一言而止雖云信之尙非大信韋渠牟則爲弄人狎客之倫德宗但資爲笑謔其人亦不能爲惡即裴延齡之寵信亦非專於一身尙有李齊義李實韋執誼諸人分其半然禮遇皆殺於盧杞須知德宗心中韙盧杞之言論風節良不在李泌陸贄之下其信李陸二公也以其言之忠愛也然盧杞之言亦何嘗不忠愛其信李陸二公也以其操之淸廉也然盧杞之操亦何嘗不淸廉此時心目之中視盧杞與李陸爲一顧鄰俟於中道舍己敬輿以剛愎違已覺終始愜心者但有一盧杞轉以貶死爲可憐嗚呼欲破人君崇信奸回之心雖仲尼復生無其術也區區袁高諸人力爭又奚爲者

讀小雅

鄭君謂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四篇皆刺厲王詩非不直於幽王也而所謂豔妻者剡豔古今字通以剡配姬剡爲其姓似厲王后剡姓耳啓源陳氏駁之曰宣王元舅是申伯則厲王后自應姜姓何得姓剡正義右鄭說謂天子之后非如曲說淫邪不當以色名之嗚呼詩至變雅指斥不遺寧何忌諱之有如赫赫宗周褒姒威之褒姒之名尚可直斥又何有於豔妻其斥言豔妻者爲七子助餕之醜稱也孫毓詩評疑褒姒生於龍妖不應有七子之稱啓源陳氏曰褒人育之又進之於王則褒人之族即其親黨愚按是言亦屬臆造所謂番與仲允之徒孔疏亦指爲褒氏之親黨實則於何取證不知有胡后即有陸令萱穆提婆諸人宵小之氣類相感能黨惡者即其親屬七子固不必盡出於褒氏也凡女主臨朝國無不亡之理以宣仁之明亦患主張太過使哲宗抑不得逞故一旦暴發乃盡反其所爲矧不及宣仁如褒姒者又何責耶夫國之本在民民言無嘉即禍亂之所由伏而瑣瑣姻亞之徒具曰予聖

於是仳仳蔌蔌者布滿朝列國豈有不卒斬者耶蓋女主之無識而好諛甚於庸昏之主既有所壅蔽尤弗洞於外事惟諛是甘此正宦官宮妾得意之秋而又患臣宗德老之不足信於是援引親屬以爲可恃如卿士及於趣馬師氏匪一不出於親屬在勢可以不亡而亡且愈速者懿親之勢孤而民怨之發暴也幽王席積功累仁之後其亡也忽諸正以竭四海之力以奉中宮此萬衆所甚不平者也而況橫征暴斂大興土木妄殺無辜而憯莫懲嗟則宜乎弔古者不勝其黍離之悲也

讀儒行

余悲夫近代之儒者雌懦而鄙碎一舉一動均爲新學少年所詬病至不能自理於世已而乃知儒行所謂愛其死以有待彼悖眊者以爲儒者重死凡可苟而免者皆所謂待也不知孔疏釋愛死以待明時其說非也果明時不可得見乃爲非義所刼制亦將委曲求免甘僇辱而不之恥歟夫刼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何謂也可親不可刼可近不可迫可殺不可辱何謂也雖有暴政不更其所何謂也身可

危而志不可奪何謂也終曰不恩君王不累長者不閔有司故曰儒然則儒行一書固未嘗示人以愛死所云有待特不苟死於非義文文山之累敗而逃迨見獲於元囚之數年終不爲屈斯眞能待者爾蓋儒者之勇審於義而不務爲輕俠篤於道而無取於梟張君王之力足以懾之而不爲恩卿大夫之籠絡以恩禮而不爲累有司操法以刼持之而不爲病此正所謂不更其所不更其守不可辱不可奪者也故丈夫之成仁取義所爭者僅在毫髮凡託言有待皆自恕之辭也且其所云待待富貴也富貴不可必得而一已之身世已淪陷於猥賤而不知故劉晝曰仰而貫針望不見天俯而拾蝨視不見地天地之大道與理也而富貴則針蝨耳以針蝨之微而昧天地之大物蔽於所嗜故遺大而務小王鐸龔鼎孳錢謙益之流文章煒然乃沈吟而不自決始重絕於儒者亦正誤於愛死而有待耳嗚呼聖賢節槪至於儒行一篇已發露無遺彼悖眊者尙狃於有待一言而不之悟耶

讀列女傳

余幼時讀內則恆苦其難謂子婦之事舅姑笄總衣紳固也然必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箴管線纊施以鞶袠大觿木燧一身之間纍纍如繁星至於扶持抑搔之役雖罷其筋力無復恤焉爲禮可云至矣乃噦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視唾涕襲寒搔癢之事悉禁抑之而不敢爲然自古及今未有能行之者或宦官宮妾行之則有所畏懾於中非中於禮而出此也意者劉向傳列女賢明貞順傳中或得此乎乃徧讀七篇亦未有能任其繁重者也夫古人之制禮寧故爲此繁重者責人以必不能爲殆以盛年之婦人中於暇逸則無以制情而遏欲特爲是繁縟之節俾之慄縮而不敢縱而後閨中肅然矣向所傳多賢明仁智之媛而家庭中能如內則之所云者蓋寡而孟子之婦至袒而在內孟子去而弗入時孟母猶在何以扶持抑搔之役不聞竟坐袒而居內耶非母據禮以解孟子之意將不釋然今而知責禮於婦人難矣雖然古禮雖不之行而廉恥存即禮意存咸同之間婦人之車必帷出入必裙外言弗入內言弗出男女之限截然至於今日則女子咸急裝縛袴爲武士服王莽之妻衣不曳

地今則短不及脾矣名曰文明而尙武邪婦人既可以褻服過市則此外又何所不可禮防既撤結婚離婚均可以自由則男子所恃以成家者乃日不測婦人之用心猥薄者稍有外暱而內曠至有入宮不見其妻者則夫婦之倫廢矣向爲漢成帝光祿大夫當趙氏姊娣擅寵時因奏此書用爲規諷乃未知趙氏淫蕩之風今日乃扇及天下也夫趙氏姊娣二人耳尙不可化矧公然醜恣徧於天下向乃欲以死後之遺著文古而義高者曲爲繩之烏得遂哉余雖蓄劉向之志顧不能家喻而戶曉之則亦太息歸之於氣運而已尙何言焉

桐城吳先生點勘史記讀本序

余生平所嗜書曰左氏傳史記漢書韓愈氏之文余有左傳評勘本在左孟莊騷菁華錄中韓愈氏之文則有韓柳文研究法行世矣獨史記一書前十六年客杭州時得一舊本不審爲誰氏所刊序目已散落余於書中關鎖穿插處加一硃點一日就日中映視則經余點處其下咸有淡黃圜蓋同其八九也心異之迨讀至終卷則婁

江謝氏用震川本加黃爲標識余尙未得震川本急覔而取驗則爲武昌張氏舊刻用銳形之筆以代黃圜嗚呼震川氏可謂善於史記矣史記之文純一紀事之文也然本紀世家列傳中有同時之事不並敍無以取證已往之迹不插敍無以溯源繁賾之文不類敍無以醒目則加銳形之筆用爲標識至於言論之美則用圓圜此易辨耳余以二年之力箋識其上逾半矣余友林迪臣太守將爲鐫板庚子之變太守適下世吾業亦中輟辛丑入都晤吳摯甫先生於五城學堂論史記竟日余謂大宛一傳震川氏不劃斷諸國融爲長篇猶散錢貫之以繩前半貫以張騫騫卒續貫以宛馬於是安息奄蔡黎軒條枝身毒之通皆爲馬也零落不相膠附之國公然與漢氏聯絡矣但觀傳首大書曰大宛之迹見諸張騫則史公當日用心因張騫以貫諸國已爲震川所覺故融散爲整傳首二語加以黃圜此其證也又絳侯世家敘侯功頗簡約至亞夫事則文筆婉媚動人猶歐西人之搆宇集民居爲高樓擴其餘地成公園以侍遊侶此文字疏密繁簡之法也彭越傳疏率若不經意弗如淮陰之詳且

與魏豹同傳然世稱漢初功臣必曰韓彭者幾不得解乃不知高帝本紀中累書彭越反梁地以牽掣項羽使不得過成皋厥功與韓信垓下之役實同讀史記者能於不經意中求之或得史公之妙先生深韙吾說先生既歸道山喆嗣辟疆始出先生點勘之本吾友徐州徐又錚將更梓以廣其傳問序於余余尊先生如師保讀其遺文繁而不涉猥釀簡而弗流疏牾糸出桐城仍韓法也且其沉酣於史記識見乃高余萬倍矣余謂先輩治史記者厥有二派甲派如錢竹汀之攷異梁玉繩之志疑王懷祖之雜志均精核多所發明而梁氏成書至三十六卷論黃帝一事幾千言其下歷舉異同良足以刊史記之誤乙派則歸震川方望溪及先生之讀本專論文章氣脈無尙考據二者均有益於學子然而發神樞鬼藏之祕治叢冗悉屑之病導後進以軌轍則文章家較考據爲益滋多顧不有考據則瞀於誤書不講文章則昧於古法今既有刊誤之書而又得精良之讀本學者其可以無憾矣且史記者史公之創局雖不及左傳之千門萬戶光怪陸離然班氏望塵已不之及但以魏其灌夫武安

三傳言之蟬聯而下斷而不斷如松際欲盡不盡之雲一經班氏竄改卽索然無味余故謂史記所旣有者則可不讀班書而班書中爲史記所無者如趙皇后霍光趙廣漢王尊貢禹朱博孫寶何並及酷吏諸傳又范蔚宗窮老盡氣所不能到而婉媚之處亦正得力於史公當摯甫先生在日爲其兄康之作墓志余讀已笑曰先生史記之功深矣是時尚未聞先生之點勘史記也大抵文字發源所在老於文者一觸輒知方今少年多半廢書不讀又扇於羣迷爲世大梗又錚終日倥傯軍事乃心醉古籍簡擇善本刋以問世而辟疆復能寶其先澤屬諸又錚則吳先生之志願售而後生小子得此則文字一道或不至淪喪亦藝林一大幸也時臧硼秋方事校勘趣余序甚力書此歸之硼秋並以視又錚辟疆二君頗以余爲知言乎

文科大辭典序

古無類事之書故太沖作賦遲之又久或檢拾百氏萃集爲難耳皇覽以後類書繁富而太平御覽册府元龜爲最淵博御覽用書至一千六百九十種而雜書及古詩

賦乃不能具錄册府元龜成於宋景德二年惟取六經子史不錄小說或謂其開卷皆目所常覩無罕覯異聞不爲藝林所重然二書取材皆盛選奧博之士爲之審定而議者尙復譁起甚哉欲饜人心之難也余嘗疑淩氏廸知成萬姓統譜而於朱姓一類乃遺朱桃椎魯東山輯宋元以來畫人姓名王姓一類乃遺王憲章是豈淩魯之過太平御覽册府元龜尙有議者則以一人之精力欲以應萬目之取求烏能家酬而衆給乃知類書之選猶歐西之博物院名曰博物果山海之內動植二類有殊特不經見者可以臨時獻納其內勢不能以本無者責其有亦不能以微纖者棄其鉅也余頹老不學又少貧不能買書日積數錢向破書之肆購得零星不全之子史一兩卷讀之自十一歲至於十六積書三櫥之多寒人貧狀爾復可笑三十以後始借書讀之又復不能記憶乃稍稍抄錄略備檢閱玆得國學扶輪社友書以文科大辭典序言見屬偉哉諸君之用心乃以弁言屬諸駑朽之叟何不擇耶寒窶之子冒入金谷所見華炫烏能去取今特就原書之大略言之其書近陳禹謨之駢志顧駢

志摭古事之相類者爲之排比取徑局而弗博本書則齊首一字駢聯而下凡從某字者均從某字類推與歐西之辭典同體惜吾國書非拼音無字母可揭不得不舉單字爲之發凡大致與御定駢字類編爲近齊首一字爲體也惟本書每於第一條之前詮釋單字音義使爲體爲用易於明瞭以定各詞之界說其非本義者則略之又與類編略異綜言之新學既昌舊學日就淹沒孰於故紙堆中覓取生活然名爲中國人斷無拋棄其國故而仍稱國民者僕承乏大學文科講席猶兢兢然日取左國莊騷史漢八家之文條分縷析與同學言之明知其不適於用然亦所以存國故耳今同社諸君用心如此之摯立志如此之高編纂是書嘉惠藝林余不敢以不文謝也謹錄其所見以質海內淹博之君子

南燼紀聞序

中國以帝王之尊爲虜所得舉宗北狩懷愍石重貴外惟宋之徽欽帝㬎受禍最烈南北道阻邏偵嚴密緘札所不達凡所謂青衣行酒事亦得諸傳聞而已弔伐錄紀

載均文移而所南心史多臆造之詞於徽欽帝纍囚拘及崩殂之年月事狀均無可考曹勛之書亦匆匆得自道中後來祈請之使特達燕都不惟筠從州不能至即五國城寧可至耶嗚呼中史紀載但知二帝崩於五國城不知天眷元年二月劉豫立金人徙二帝於筠從州去五國城又五百里即契丹之福州上皇以天眷三年即紹興六年崩於筠從州土窟中州人焚其尸之半棄之州北石坑帝欲從死州人止之以生人入坑則坑水頓清不作油迹詭而語怪然而上皇之卒於筠從州碻也上皇既崩帝量移源昌州已漸入燕金正隆六年及遼主耶律延禧與完顏亶同死於鞠場宋史亦不書其死法諱國惡也嗚呼金人嗜殺本諸天性趙氏二宗女咸正位中宮尋皆見殺暴及趙氏支產皆一一賜死無免者惟康王母韋夫人事蓋天大王生二子天眷九年南反時帝在安養寺江南果奉迎者當與韋太后同歸矣黃氏之序欲此書南播使宋之子孫愈仇而圖興復嗚呼太乙宮之祝望且絕矣鞠場之禍直謂成自南朝可也是書爲阿計替手記上皇少帝及鄭朱二后遺事撈掠摧辱匪所

不至而黄氏與阿計替爲姻婭同處北庭祕不敢發不圖千秋以後自塞外流轉入都及門昌邑陳明侯竟以重金得之請序於余將刊以行世余喜黄氏之志顯於幽懿錄之用心也特爲之序而歸之

晉安耆年會序

溫公在洛爲耆英會較香山之九老數逾三人時張景元年七十居末座然尚次溫公上溫公年實未滿七十也嗚呼士之躬憂患劬筋力鞅掌公事馳逐名場其幸至於七十也難矣而洛中耆宿躬躋七十以上者至九人之多二張以古稀之年比諸富文尚爲穉齒則趙宋中葉人才之盛天復假以大年爲可羨也余客長安十四年今六十有三矣而同里陳公寶琛傅公嘉年葉公芾棠曾公福謙年皆長余而陳公年最高則六十有七其去張昌年張景元尚少三歲而強健如壯年余爲集林公孝恂以下十一人合陳傅曾葉四公與余爲十六其中有未滿六十者皆與焉名曰晉安耆年會會中諸公均長德君子亂餘又幸得長聚於京師年雖未屆富文然以懿

量德素卜之均可同臻於大耋方今俗尙汚鶩少年多蹇縱其觥敦尙古誼者往往忞其謹醜敬長之道既弛而弗行吾輩尤宜聚講道德叙禮秩爲子孫表式若紓者行不加修而業日荒落幸得追隨諸賢之後領受緒論用自磨治則餘年之獲以進德者均諸公之所賜矣既爲之圖且識會之緣起授吾子孫永永藏之甲寅六月林紓序

陳寶琛字伯潛又字弢庵號橘叟年六十七歲

傅嘉年字蓮峯年六十七歲

葉芾棠字頌垣年六十五歲

曾福謙字伯厚年六十五歲

林孝恂字伯穎年六十三歲

李壽田字叔芸年六十二歲

嚴復字幾道年六十二歲

卓孝復字芝南年六十歲

郭𩔇炘字春谿年六十歲

陳衍字叔伊號石遺年五十九歲

力鈞字香雨號醫隱年五十九歲

李宗言字畬曾年五十七歲

張元奇字君常號薑齋年五十五歲

孫葆瑨字幼穀號石叟年五十五歲

鄭孝檉字稚星年五十一歲

書黃生劄記後

所問誠有見地不知銘者有聲之文也與序事之體異所謂宏潤簡深之文本括敘事論事而言若有聲之文言宏潤尚可言簡言深則與聲律無與劉彥和固有宏潤之言然亦言體不盡言聲且所謂練筆之法卽練字之法彥和又曰善爲文者富於

萬篇貧於一字故昌黎爲鄭君弘之墓志用鬬字譎字謫字不特取其字亦兼取其聲也顧但用其聲其中無波折停蓄之態則聲亦近楞讀之索然故每句須用頓筆用頓筆則斷不流利故有拗字蹇字澀字之訣歐公爲安陸侯墓銘亦用七字其文曰思無邪容則莊蔚然有儀人所望學而不止久愈彰銘昭厥美示不忘絲毫不拗與澀讀之有聲響否廬陵長於塡詞集古錄考訂皆出劉貢父之手故散文能至而有聲之銘詞未必至其不能至者由少拗筆蹇筆與澀筆也鄙人講義中不言乎雖並此三者而讀之仍能圓到圓到二字作何解圓到卽宏潤之謂也天下學文者能近昌黎何至胸無積理積理者文之質也因聲而求氣者文之用也宋儒語錄爲理豈淺顧乃能不爲有聲之文故西人歸古文於美術此中正須鍛鍊之法茅鹿門服膺荊川不過能言練筆不知因聲以求氣耳須知理積於中正當高下其言所謂情欲信辭欲巧者是爾夫辭求其達何必言巧不知序事可以求達銘辭之體義取該括爲地無多不運以巧思則氣不完固聲亦不騫越南宋之詞至白石草窗亦皆沈

啞然播以聲律又復悠揚動聽如晤香疏影字字皆啞亦字字皆圓填詞小道尚須沈啞況銘詞高貴安可以油滑之調出之至於昌黎作銘時胸中不作七古之想此語實深知昌黎者唯其不作七古之想故力求其蹇澀正以斂避七古今試取昌黎七古讀之有一字類樊宗師與鄭君之銘詞否若云三百篇無頓筆則詩無七言何由得頓實則於四字中停頓而讀亦無不可如我徂東山篇曰我(頓)徂東山滔滔不歸我(頓)來自東零雨其蒙我(頓)東(頓)曰歸我(頓)心(頓)西悲果作如此讀法亦何嘗非頓昌黎銘詞七言中必作數頓者蓋深防其油滑使讀者易盡亦非有意作蹇澀之體也楚詞中有省去兮字加以些字於句末亦未必即無精采綜而言之古人程法如此欲極力避之亦無可避鄙人原不知文謬承劉公見推妄主此席時時語及同學我非能教君輩亦不爲聽講之人不過彼此商略而已今茲謬舉其所見以答尚希匡我不逮

跋王硯田畫卷

此卷野逸秀挺不爲香光之濃艷偏於疏中見密頗怪其與煙客同時乃不落其窠臼仲初自謂山水宗北苑顧董本不多見想亦冥會其法自抒雄深之氣遂臻此境地余累考各家筆記恆不得其軼事想崇禎末造南北沮絕仲初伏處溫陵未嘗游涉中原故無知者然曾爲黃漳浦寫便面則其品概已可想見閩人不善爲名畫筆爲人所賞者甌香新羅瘿瓢縣亭外尚有蘇六朋者號石樓吟叟汪志周者號瘦石山人謝潁蘇者號嬾樵人物山水蘭竹皆入能品今執人而問之竟無舉其名者則地之域人亦可悲矣仲初遺墨爲吾友惠卿先生收藏至富竟爲余生平第一見者余固猥陋然以閩人不知閩人余不自鄙其猥悲先生名之不出於里門也至魯東山輯宋元以來姓名錄之宏博亦不知收此尤可惘慨惠卿所藏得諸宮氏兄弟爲多聞日本人懸千金求購其一便面然則仲初身後之彰顯其名亦可自慰惠卿偕其德配萬柳夫人築樓南湖終日餐咽山光長齋讀畫幾於管夫人之從松雪無有是也近與惠卿相見京師謀舉硯田遺墨見示美不勝收謹書數語於此卷之後

跋戴文節遺墨

紓爲文節曾孫勖哉作山水立軸竟自題其上曰恨不早生三十年得事文節如西亭之於石谷命也然居杭時曾累至文節故居王奉常爲頟其堂蓋文節先世固與奉常爲友文節之精於六法未必不有所授余近得文節遺墨三其一淡冶張子青相國生時步趨文節即爲此派又一絕穠郁皴法爲墨井陰松輕漪若風發籟動於紙上又一爲燥鋒似一峯老人矣余每於雪銷窗曙展玩三圖味其筆墨意文節爲人必淹和閒邁不稍陵縱者昨陳叔通復以文節遺墨乞余題跋因述文節死難時城破赭寇已大掠上城文節居下城貫巷未之知也公子穗孫字同卿已前悉不敢告公但嚴守公不去公弟鶴士豫購雙櫬寘門外入而面公請殉顧梗於同卿則力趣其就飯但言賊已入城公立起取滌筆巨盌投之池中身即隨入尸出裹衣尚未濕也鶴士既殮公遂亦自殊嗚呼公生平忠孝殉節固耳乃鶴士身爲諸生旣以大義相公亦以身殉何其勇也因憶吾友壽富死於庚子之變其弟仲茀爲之結繯壽

嵩既殊仲弟亦從容就縊其事與文節兄弟同嗚呼公之遺墨今日得者必以千緡畫以人重在古已然余雖不獲事公得公遺墨而師之固仍得列爲弟子行也甲寅十二月記

書同年卓毅齋殿試策後

此卷垂置一甲矣以凡素無交遂居二甲第四時甲午方用兵朝考題爲汰冗兵疏毅齋指斥時事語頗切直尙書啓秀讀之激賞顧恐得罪東朝抑置三等藏卷翰林淸祕堂御史熙麟見之以爲賈生劉蕡之流也檢他卷多黏簽指揭疵謬幸皆高列毅齋卷獨無而殿末等乃上疏論列讀卷大臣　崇陵御批寫作俱佳擢置二等啓秀罰俸六閱月其謬列一等者降黜有差毅齋以御筆親拔例當得簡討虞山當國疑毅齋陰結熙麟爲言齕大臣非法而毅齋仍以主事歸刑部嗚呼言官爲新進伸殲理枉吾恆未見其勝也嘉慶十四年給事中花杰劾戴衢亨於本年殿試閱卷顯倒舞弊將洪瑩援引爲一甲第一名進士黃中模策寫俱佳不列十卷之內黃旭行

楷相問竟置二甲　仁廟仍以戴衢亨爲公允花杰交部議處嗚呼大臣之銓寧可攖邪以　仁廟之明尙濡忍而弗論今以啓秀較戴衢亨爲不幸矣其奏護政詔下歷科廷試之策藏內閣者均散人間穀齊叔子本愚以十餘金得之於廠肆請余跋之憶前明翁文簡試策亦以甲申國變歸之閩人余見之於嶺南劉氏家劉氏云得之梁退庵之後人請跋未之應今乃以跋文簡者跋穀齊矣聞壬子窮治罪魁啓秀以衣冠就西市穀齊尙官刑曹例宜監視乃欷歔力謝弗忍行嗚呼仁矣

跋姚叔節所藏石田山水長卷

啓南翁年八十餘人以書幣至吳中乞畫者翁落筆如飛多爲殘山剩水粗株大筆無慮萬計即余所見沈筆亦在五十以外然有極草草者惟天繪樓一圖爲翁盛年作歷二稔而就千山萬樹寸屋分人未知於趙千里如何吾度其營搆必遠出實父之上然皆得諸傳聞則啓南之精者舍吾友畬曾所藏立軸外僅有此卷耳人謂啓南畫在大癡境中詩在大癡境外大癡眞蹟余一見於匋齋家遠神遠韻恐其啓南

所及而翁之專有大名於明代者魄力過唐子畏思力高文衡山劉廷美之後翁爲廣大教主矣此幀縝密而帶堅凝綜余所見可云傑搆本藏吾鄉張松寥先生家持贈桐城姚石甫先生二公風義非近人所及此卷之傳不專爲啓南傳當爲兩先生傳也姚先生孫叔節解元囑余跋之後生小子得附賢者之後一何幸也強鄰壓境禍在眉睫彼此不知死所余患其淪於劫燹急書以歸之乙卯三月二十四日

與姚叔節書

僕潛蟄京師久咫尺之地不與足下相聞既而足下南歸不居大學有人言校長不直足下尋校長亦不見直於學子且不見直於司學之人而校長行矣繼其事者不知爲誰然以足下之鴻學方論宜其不容於大學也夫曹然不審中國四千餘年繼紹之絕學則蔽於東人之言此少年輕僄者所爲雖力攻吾學而不卽隳墜於其手敝在庸妄鉅子剽襲漢人餘唾以撏撦爲能以飣餖爲富補綴以古子之斷句塗堊以說文之奇字意境義法概置弗講侈言於衆吾漢代之文也傖人入城購搢紳殘

斂之冠服襲之以耀其鄉里人卽以搢紳目之吾弗敢信也王李之相競以能古震川先生歸然不之卹而後來古文之紹其傳者未聞以滄溟弇州爲正宗矧弇州晚年之於震川又何如震川之痛詆弇州已不以能古屬之矧今日妄庸之鉅子其道又左於弇州萬萬也古人因文以見道匪能文卽謂之知道蓋古文之境地高言論約不本於經術爲言弗腴不出於閱歷其事無驗唐之作者林立而韓柳傳宋之作者亦林立而歐曾傳正以此四家者意境義法皆足資以導後生而進於古而所言又必衷之道此其所以傳也孔孟之徒傳之勿替者以其善誘也莊列恃其聰明高蹠遠步唯吾人紹之已而光焰熠然然莊列之文亦豈撏撦飣餖如今日妄庸之鉅子者耶近者其徒某某騰譟於京師極力排媢姚氏昌其師說意可以口舌之力撓巇正宗且黨附於目錄之家矜其淹博謂古文之根柢在是也夫目錄之學書賈之帳籍也京師書賈之老暮者叩以宋明之槧歷歷然謂文之有根柢者必若書賈之帳籍其可乎貢父兄弟讀書多於歐公今日二劉遺集寧足與居士集並立矧庸妄

之謬種又左於二劉萬萬也桐城之派非惜抱先生所自立後人尊惜抱爲正宗未敢他逸而外軼轉轉相承而姚派以立僕生平未嘗言派而服膺惜抱者正以取徑端而立言正若弗務正而日以撏撦飣餖震眩流俗之耳目吾可計日而見其敗離違久不得足下之書故拾其所聞以相語非斤斤與此輩爭短長正以骨鯁在喉不探取而出之坐臥皆弗爽也紓再拜

示兒書

諭珪子爾自瘠區量移煩劇凡貪墨狂謬之舉汝能自愛余不汝憂然所念念者患爾自恃吏才遇事以盛滿之氣出之此至不可凡人一爲盛滿之氣所中臨大事行以簡易處小事視猶弁髦遺不經心之罅結不留意之仇此其尤小者也有司爲生死人之衙門偶憑意氣用事至於沈冤莫雪牽連破產者往往而有此不可不愼故欲平盛氣當先近情近情者洞民情也胥役之不可寄以耳目以能變亂黑白察官意之所不可卽以是爲非察官意之所可復以非爲是故明者恆輕而託之紳士然

吾意紳不如士士不如耆紳吏事多賢不肖半之士得官府詢問亦有讜言耆然訟師亦多出於士流中無足深恃惟耆民之純厚者終身不見官府爾下鄉時擇其謹愿者加以禮意與之作家常語或能傾吐俗之良楛人之正邪且鄉老有涉訟應質之事爾可令之坐語不俾長跽足使村氓悉敬長之道死囚對簿已萬無生理得情以後當加和平之色詞氣間憫其無知見戮不教受誅此卽夫子所謂哀矜勿喜者也監獄五日必一臨視四周洒掃糞除必務嚴潔庶可辟祛疫氣司監之丁必愼其人黠者可以賣放愿者或致弛防此際用人宜愼寬嚴均不可過則衙役既無工薪郤有妻子一味與之爲難既不得食何能爲官効力此當明其賞罰列表於書室中夫廉潔不能責諸彼輩止能錄其勤惰加以標識其趨公迅捷者則多標以事凡遷延遲久不能速兩造到案者必有賄託情事則當加以重罰不必另標他役一改差則民轉多一改差之費矣胥役以外家丁之約束最難薦者或出上官或出勢要因薦主之有力曲加徇隱則漸生跋扈嚴加裁抑則轉滋讒毀要當臨之以莊語之以

簡喜愠不形彼便不能測我之深淺當留者留之宜遣者以溫言遣之足矣教民健訟務在必勝輕躁之官恆左教而右民庸碌之官又左民而右教實則皆非也士大夫惟不與教士往來故無籍之民恃教為符因而魚肉鄉里若有司與主教聯絡剖析以民情之曲直教中宗旨博愛而信天吾即以天動之彼迷信久或可少就吾之範圍吾有新舊約全書一部爾暇時翻閱擇書中語可備駁詰耶穌教之犯律違例者類鈔而熟記之彼為教中人乃不省教書即以矛攻盾之意庶免為教餘所懾且判決教案以迅捷為上有司往往以延宕為得計久乃被其口實至不可也下鄉檢驗務隨報即行遲則尸變且防兩造久而生心故不若立時遣發之為愈尸場以不多言為上彼圍觀者恃人多口衆最易招侮此等事爾已經過可毋囑披閱卷宗宜在人不經意處留心凡情虛之人彌綸必不周備仔細推求自得罅隙更與刑幕商之亦不可師心自用凡事經兩人商推雖不精審亦必不至模糊其餘行事處處出以小心時時葆我忠厚謹慎須到底不可於不經意事掉以輕心慈祥亦須到底不

能於不愜意人出以辣手吾家累世農夫爾曾祖及祖皆渾厚忠信爲鄉里善人餘澤及汝之身職分雖小然實親民之官方今新政未行判鞫仍歸縣官余故凜凜戒懼敬以告汝不特駕馭隸役丁胥一須小心即妻妾之間亦切勿沾染官督習氣凡事須可進可退一日在官恣吾所欲設閒居後何以自聊余年六十矣自五歲後每月不舉火者可五六日十九歲爾祖父見背苦更不翅已亥客杭州陳吉士大令署中見長官之督責吮吸屬僚彌復可笑余宦情已掃地而盡汝又不能爲學生作此粗官余心膽懸懸無一日甯貼汝能心心愛國心心愛民即屬行孝於我爾曾祖父母以下至爾嗣父及爾生母凡六大忌用銀十二兩此十二兩余欲以汝所得者市魚肉報饗余隨時尙有訓迪此書可裝池懸之書室用爲格言

送覺羅善昌北歸序

人蔽於所溺溺焉始受其蔽也善汝明之適閩也暱予而數過之且自謂能知予凡予所暱者魏君瀚高君而謙鳳謙兄弟王君允晢壽昌汝明暱之若暱予然問之則

曰吾之在北也取的於壽富壽富所許者吾皆許之及南客也則取的於林紓林紓所許者吾又皆許之噫汝明其可謂蔽於所暱矣彼壽伯茀者身隸玉牒無日不思効愚於國家然意氣激壯待小人若仇讎既而又傷其無權力不能爲國家死則時時發爲痛哭彼其痛哭之時駭且笑者羣集其側伯茀方傲然未之顧也吾且勿問伯茀之所許者如何度其人必皆能哭又必其戇如汝明者也汝明既推心以友之今復以友伯茀者友余余幹略短於伯茀節概遜於伯茀獨其能哭者與伯茀略同汝明即用是以友我耶且并是以推及於魏君高君兄弟與王氏二生耶嗚呼方今之時此數子者均莫適於用汝明固友之以增困其亦不善於自謀矣夫以汝明之甘窮其身雖與伯茀同槁於輦轂之下余亦不復爲二子弔特余欲詔二子以勿哭而余固已屢哭矣二子誠暱我恐我之受蔽於二子者亦且匪淺也於汝明之歸也申以問之

送五城學生入天津大學堂序

古英雄之特立勇也必濟之以仁舍勇而即仁其弊也煦煦然轉以受侮於羣物適用自困困而求逞則潰裂橫出匪所不至較諸不仁者或滋戾焉是不名爲勇但名爲亂故孔子曰仁者必有勇愛羣仁也許國勇也不羣則仁之量弗溥不國則勇之用弗大知仁吾羣要之以許國而聚爲大勇則頹墮之勢將出屯而就夷去危而即安矣少年者勇器也充其學弗止可以効國而禦暴吾特患不仁其羣則銳進而無繼不謂善也若日煦煦然羣處而和集不謀其身與國則異族之困我且狎至亦適潰裂橫出嘯引凶愚踵庚子亂人之所爲寧謂勇耶余嘗持是以告諸生矣國者吾命所係屬不勇無以衛國不仁吾羣亦無以成勇今諸生就中學學成而進於大學者三十四人此三十四人者羣矣其居藹藹然其行裔裔然諸生亦思可羣者僅此三十四人止耶大學中之藹藹裔裔者吾羣也畿輔中之藹藹裔裔者吾羣也又不已天下之藹藹裔裔者皆吾羣也仁吾羣並仁天下之羣知弗羣弗學咸不足以支國則羣中有恡一念及國亦且訢合而無忤果如是諸生此行爲無閡矣余五年與

諸生習親稔如骨肉一旦去我寧不謂悲顧生能肆力學問以甦國困生即戀我我且趣之行矧用此爲眷眷邪既各進巵酒爲別並述所言以導其行

送大學文科畢業諸學士序

自余至大學八年曾見師範生第一次畢業校長爲尚書左丞李公柳溪其所以倡導學者動必律以榘矱且爲義至篤迨既告歸復聚而觴之余且爲之序爲之圖以紀其盛李公既行再繼其事者爲劉公幼雲是時分科立余遂移主文科講席聽講者三十餘人辛亥之交南士多以事不至有自經科遷入文科者爲數亦三十有二餘則治經與史者合之且百數焉余惜李公之不更出而劉公之隱也今茲畢業盛典能媲於李公之時否顧同學敘朋友之誼儀之豐殺可勿計也嗚呼古文之敝久矣大老之自信而不惑者立格樹表俾學者望表赴格而求合其度往往病拘攣而痿於盛年其尙恢富者則又矜多務博舍意境廢義法其去古乃愈遠夫所貴擷經籍之腴乃所以佐吾文非專恃多書即謂之入古衒俗眼而嚛讀者之口也而今之

狂謬鉅子趣怪走奇塡砌傳記如縮板摺土務取其沓而夥者以爲能則宜乎講意境守義法者之益不見直也歐風旣東漸然尙不爲吾文之累敝在俗士以古文爲朽敗後生爭襲其說遂輕蔑左馬韓歐之作謂之陳穢文始輾轉日趣於敝遂使中華數千年文字光氣一旦闇然而熸斯則事之至可悲者也今同學諸君子皆彬彬能文者亂餘復得聚首然人人皆悉心以古自勵意所謂中華數千年文字之光氣得不闇然而熸者所恃其在諸君子乎世變方滋文字固無濟於實用苟天心厭亂終有清平之一日則諸君力延古文之一綫使不至於顚墜未始非吾華之幸也臨別鄭重申之以文余雖篤老尙欲與諸君共勉之

送楊昀谷太守入蜀詩序

紓十年居京師於當世名卿大夫未嘗干謁進而不敢有希退而無益吾道則寧閉門習吾所前有者用以自適吾適自高梧州至京師始由梧州識趙侍御堯生堯生亢直以敢言震於朝列尋又從堯生識楊太守昀谷昀谷所居書高於肩以秋官坐

曹五年曾一出居灤陽歸就大理任判鞫事見余恆抑抑不樂嗚呼昀谷仁也方今國敝民困不得食淪而爲盜其駢戮于市者多不見敎而誅幸而得情往往用以自憙昀谷心固傷之不以爲可矣今以太守莅蜀蜀民之困寧有異于天下之困吾恐昀谷之不樂將不異于其居曹也且今日之郡將已殺于漢時之有權連帥監司臨制其上而罪人定讞又屬之縣官弗直之獄而巧入曲證以實其讞郡中審其弗直而斥之累斥仍不得直則連帥監司又方以郡中爲多事也嗚呼昀谷雖仁顧能與此泯泯汶汶者爭民命于呼吸之閒以成吾仁乎是又郡之不易爲仍吾居曹時之諾諾耳余觀古今循吏之治郡恆於萬難中竟其必遂之志昀谷之居曹也淸介寡營淸則無冀于分外之獲介則能葆其不墮之節蜀帥果能知人而善民昀谷之來得郡必矣庚戌六月十三日吾友陳石遺及余觴昀谷于小秀野草堂同輩多以詩贈行余因爲之序云

送侍御江公歸梅陽序

侍御史江公既抗疏彈親貴大臣章七上朝廷震怒顧念公戇直命以翰林原官出台空台留之莫能得公灑然仍至翰林留十日投書掌院大學士請歸養天下駭惜江公之去紓辱與公交十年因公之歸不能無感焉當戊戌之秋　景皇親裁大政勅天下臣庶咸許上言果江公於此時官台中其建白當十倍於今時胡至抗忤樞近必委謝言責然後已吾又甚悲江公之不遇也先朝重臣處決社稷大計能不動如山嶽者惟一劉忠誠公今忠誠薨數年矣江公位望不及忠誠而能百折不回其視忠誠等耳今乃舍天下責重之望襆被出都歸省太夫人於梅陽然太夫人以七十有五之年無敢溺愛其子聽留京師蓋知公之能言必有足爲國家一日之益今得放還山依依膝下賢母令子許國之心皆釋然矣余曾自縣亭山赴莆田觀其山水雄秀謂必有正人君子產乎其間不期卽應於江公之身異日宇內承平度太夫人年垂期頤公亦白髮蒼然捧杖躬侍老母談國家隆盛之治寧非幸歟是則不能無望於江公也

送胡瘦堂侍御歸廬山序

光緒戊申侍御史湘潭趙公芷蓀以直諫斥歸同人集送於龍樹院梅陽江公杏村已慨然有歸志明年疏七上彈貴要嚴旨切責令歸翰林江公拂衣南下余及胡公瘦堂趙公堯生送之二公咸無言余察其意甚憤而胡公果以今年再上疏論列親藩並及中涓不報而胡公亦怏怏歸矣公新昌人歸途出鄱陽湖廬山矗然湖上爲余前四年游豫章故道余以閒身宜諭放山水之間用適其意顧望廬山而不得至公中朝直臣乃舍其所職而竟至焉事有不能自解者誠可異也有明處諫官酷廷杖瘐死及陷不測之刑而直臣仍輩出諫草流布天下前僵後踵不以禍怵今則措語切直者咸留中不之罪于是直諫者轉弗顯於時而疏草亦無復見之一若天產名山爲直臣歸宿之地寧不悲哉胡公既行趙公益落漠然二公至契胡公行而天下之屬目諫垣者獨一趙公度趙公必有義不可更行者趙公當自知之余既送胡公且囑公轉語山靈天下果有可爲須趣公更出勿區區以猿鶴累人也

送高子益之官雲南序

光緒戊申高君子益被命爲雲南蒙自道蒙瘴鄉也夏中瘴盛賢兄媿室先生命以秋行而蒙自亂事忽肇先生喟然曰吾不能以愛弟故屏國事於勿顧趣命赴蒙自高君至而亂平遂病脾泄且殆尋得旨以勘界大臣過嶺媿室先生亦被疾卒於海上己酉高君以外務部尚書左丞徵相見京師癯惙如新起病余知媿室新喪君殆爲媿室癯也比年以來體幹浸復而神宇間仍抑抑然彼此不言余已隱度邊事之棘丞雖莫語其機要然丞容色中已示我以不可爲矣嗟夫今日中國如沈瘵之夫深諱其疾陽歡詭笑以自鎭用介福繁祉之言進則悅若日抑抑於座隅疾者決以爲不祥而斥之然則雲南萬里之行雖謂之高君自召可也緬甸既非吾有敵之營緬也不能不兼營滇宿重兵以劫吾邊民知亡矣號呶哀之政府政府以邦交之故又不能違民而割棄邊地則委之憂國者當其衝居高控制名曰託重君不幸乃值今日余又安能以高君得官爲慶雖然所以勖高君者幸思媿室生時忠懇愛國勉

爲朝廷一行至於成敗利鈍雖愚者知之高君明睿安有不知又況不佞知君之深寧能用泛泛之言以贈別高君勉之終當相見於鄉里矣

送梁節庵先生南歸序

自戊申訖庚戌節庵梁先生凡三至京師去年爲宰相張文襄公之喪來今年扶病入都則又爲文襄葬事來也生平君臣師友之義一衷之禮雖奔越無憚余初得先生嶺南書敘述病狀若不勝楚顧語氣洪壯固知微病不足以困先生尋果再見先生于匋齋尚書無閟園談吐不改恆狀且語余將爲經月留已乃恖恖襆被而去及尙書以書示余則先生已在焦山意先生之書來自焦山也南中山之幽鬱者恆當於水獨焦山挺出洪波巨流之中外曠中窈且非舟莫達信乎其超越塵壒以外先生居此其用以自方乎方庶子奔赴行在所陳奏大計有衞瓘和嶠所不敢質言者先生忼慨言之天下不之聞徒以彈劾貴近爲先生壯夫奚異洪波巨流中望焦山之挺然於江上以爲山之美已盡於此寧知不造其巔不足盡焦山也則宜乎先生

之性與是山合也嗚呼天下大勢岌岌矣今又屏斥其忠讜敢言者使之汨沒於詩流栖隱於山邃賁後世史家之歎惋寧爲國家之福然天福先生以千秋之名又若非是不見其特以時局測天心先生之隱未嘗非計雖然余甚疑天之以千秋篤先生者殆並以私焦山也

贈姚君慤序

余觀唐宋之文盛矣而享世大名者唯韓柳歐曾寧此千餘年間獨四子能文耶顧望嶽而登山失其崇見海而百川隘其流也故明之歸唐清之方姚窮老盡氣以四子爲歸而兩朝中能文者亦駢列而不可盡數咸莫據其能古之名能古者必曰歸唐方姚若吡於唐宋之四子焉以古於文者必先古其心與誼彝常之理周孔之道譾篤無悖又磨礱以世事周歷乎人情雖不能徑造於古之立言者然亦得廁於作者之林矣歸唐方姚豈日以四子爲歸不刼於庸妄之鉅子不沮於囂競之俗說謗敳譙訾日有所集乃深信而無所疑卻斯則眞能造古又能師法乎韓柳歐曾者矣

余深審吾力之不逮古而又日惴惴於謗毀譙詈之至故退匿未敢言文乃一見揭陽姚生躍躍然不期其言之長也姚生者不切於庸妄不沮於囂競其視謗毀譙詈夷然無動一以古自勵夫造言之難余固審之矣當此微言垂熄之際而生以韓柳歐曾爲師法而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壯哉生也今茲吾且與之日韓柳歐曾之所以爲道者矣

送劉洙源赴嶺南序

有君子人者曰劉洙源復禮充然其容藹然其言與揭陽姚君愨面余於窮巷門以文爲紹曰禮曾入大學從先生受西史今治三禮師石遺先生獨其爲文則未敢自信請就先生究鏡其得失嗚呼生之文固知途轍之所從入義法之所從出者也姚生師古能悉古人之所短唯余言是宗劉姚暱而互相磨治其所能故劉生因君愨而轉暱余何其趨學勤而信道篤也古之倡爲師說者唯韓昌黎而方望溪復作廣師篇是二公者皆信其文足以師天下然當韓世而已受攻於人而桐城一派尤爲

後生小子所詬病今生固不病余正恐因生之勸余而余轉爲後生小子之所病生雖信余其能已於汶汶者之嚬靳耶生之智足以周事能足以復古量足以涵衆語足以迴懦乃京師之人無一知劉生者抑抑將就君懿於嶺南南人信君懿或誠其言而信劉生則生此行或有遭也若余者已自不信於後生小子安能誠吾言而信劉生故於生之行也重祝君懿之必信於南之人庶劉生之行爲果有遭矣

送姚叔節歸桐城序

前二十餘年吾見桐城姚叔節於稠人中有王貢南者指而稱曰是惜抱先生從孫也時叔節英英然方領解余不得紹無以自進於叔節又十五年始見范伯子於江南伯子壻於姚氏因得聞叔節學問甚詳蓋能世石甫先生之家學而遙接心源於惜抱者也又五年馬通伯至京師以古文噪於公卿間見余述其師吳摯甫文章行誼不容口余以通伯籍桐城則又問叔節乃不知通伯又壻於姚氏者也嗚呼姚氏不惟濬其文章兄弟紹其家學乃其親戚亦皆以文名天下何其盛也近與叔節

共事大學鬚髯偉然年垂五十矣迴念伯子被喪以毀卒摯甫先生與余聚京師累月旋亦物故晩交得通伯以上書論時政不合悤悤亦遇亂歸桐城計可以論文者獨有一叔節而叔節亦行且歸然則講古學者之既稀而二三良友復不得常集而究論之意斯文絕續之交亦有數存乎方道咸間曾梅諸老以古文鼓吹於吳楚一時朝士亦彬彬競學濂亭摯甫實爲之後勁諸老中摯甫爲最後死嘗語余自憾其老恐桐城光燄自是而熸時吾未識通伯固謂叔節必能力繼其盛今通伯方讀書浮山叔節歸而與之提倡古學果得二三傳人知叔節雖不與吾居精神當日處吾左右余又何別之惜耶

贈馬通伯先生序

凡躬一藝而求通於藝外之人即盛獎必多膚詞矧更挾其私見求索瘢痏則獻藝求通者適所以成辱故余治古文三十年恆嚴閉不以示人光緒中桐城吳摯甫先生至京師始見吾文稱曰是抑遏掩蔽能伏其光氣者越六年桐城馬通伯至京師

其稱吾文乃過於吳先生也兩先生聲稱滿天下吳先生旣逝世之歸仰桐城者必曰是馬通伯先生當世之能古文者承方姚道脈而且見淑於吳公今乃皆私余然則余之不以示人者茲乃大獲其償不以嚮者之嚴閉爲狷矣通伯文方重飫衍析理毫芒之間而咸擷其精爲人亦清靖不尙矯介之行誠懇發於至性所上皇帝書若魁帥提挈百萬之衆進止號令皆中兵法嗚呼盛矣余居京師十年出面士流咸未敢與之言文亦以古文之系垂泯余力不足續其危系何爲以此自任今得通伯則私慶續者之有人也夫心知其道力不足以昌之則局於學之未至也學至矣而謂世之無可紹吾傳而終祕焉則非所甚不已不如是也今之後生果有足紹桐城之傳者乎通伯閱人多必有以識之若習爲剽訐之行強作解事以自詡則願通伯終祕之必擇其足傳者始衍吾傳也可爾

贈林宰平序

紓頹老不振於世久矣每與鄉之英俊接則屛息惴惴恐患其僇辱因不愜出而二三

舊故又避地海上不時至於京師塊然窮巷之間私計此身決不爲人所容今得林生宰平始廓然不置疑於其間也生以三十之年當辛壬綱轄崩敝之際百黨囂呶生獨有見於其大者不鬻奇而逐名不諂俗而徇利湛然弗滌而淸悾然無懾而靖能文章未嘗與時彥鬬競而求高而又無忤於俗嗚呼自余目中所見之英俊生其最矣況篤余逾於舊故而謂余尙有疑於生則喪心病狂者之所弗出也生才美忠信官外交部舍其升途而弗求求徙刑曹謂曹務簡足以力吾職而寡吾過然則平日拔身繁麗之場而親此頹老之叟益授余以可信矣夫知黨爭之爲禍預有以遠之智也不依階以求進望望然去之讓也悉聲論之無準接人必恕仁也合仁讓與智君子也友君子不當以其年余故自忘其老即用是言以進交於宰平

送陳任先之哈克圖序

外蒙古之於中國非有所係屬也前此二百年俄國未盛強散居雅木薩尼布楚諸地而車臣汗諾爾布屬巴爾呼與之接壤以牲畜及貂互市及噶爾丹擾邊故索額

圖奉使赴色楞額河與俄人議界正以俄蒙之交在古已然且其人習弩騎劍善騎而善鬬與俄邊壯士同其慓悍服食起居既與蒙左則其習俄而仇蒙無足異哉清宅羈縻至二百餘年之久未敢有所督責者殆有鑒於噶爾丹之禍大兵絕漠萬里不見鹵而還士卒多物故故以隆禮豢達賴若撫驕子乃不知外蒙全境已悉懸於俄吻仁義既無所施而兵力又不能及故知少年喜事侈言征蒙者皆誤也今政府知內訌重於邊患必安邊始足以全內而吾友陳君任先乃有哈克圖之行昔者索額圖之赴色楞額河實挾重兵以出今陳君但引賓佐數人入北鄰盛陳兵衛之中抗議蒙事一無所懾蓋陳湯班超之事萬不能見之今而吾鄰亦日趨於文明不如前此以威力懾取崇厚陳君此行固坦坦爾陳君沈浸於西學而倚膽智其賓佐又咸精於法律凡條約之譯爲華文一字失檢即爲後來之口實陳君固習知之吾深望陳君此行爲能善其後也陳君謂余好以言贈人君之此行實親鄰而弭邊因以王生慶獚介而求言於余夫陳君學養俱邃獨有取於駑朽雖無王生之請余猶樂

言之盡矣身以崇陳君者正所以崇吾國也

贈王生序

往見王生夔曦於童丱之中神宇穎異乃不料其長而能文也且精於歐西之文兼數國語言而於法國之文爲特精與余別二十年比來京師請師余治昌黎韓氏之文嗚呼韓氏以文昌於唐及身而踣與唐世者數矣生何取於韓而求學於余門夫師道之見詆當韓時而已然矧今日倫紀毀裂偶擁人師之虛號攻掊陵踐不稍寬假生乃欲自居於籍湜之倫求韓學於余何其特也且韓亦何異於人者師聖賢之意古其詞而出之力淑吾身歸就於道因道以爲言則韓愈氏之言矣勿恥舊故勿務速成引身自範以古人而後韓愈氏始可爲也生嘗與余譯孟德斯鳩氏之書孟書幽渺奧折卽之無窮然亦據理而成文若韓愈氏則樸古詼詭間亦吞咽不遽盡其詞幻變或過於孟書生果以嗜孟者嗜韓則韓亦何不可爲者近生將有萬里之行求言於余余因端生之所欲得者爲文以導之

贈王林二生序

王生彥強林生彥京中表也前六年請業於余門旣而王生求學歐西林生則奔走衣食居海上復居京師今年王生歸而林生亦得官恆來省余其執禮恂恂然無改常度嗚呼二生其可謂不變於俗矣夫以倫紀之斁雖父母不能得之於子矧欲亢顏以長者自待則直市辱而賈謗爾余居京師十四年其掛名弟子籍者千七百餘人散處四方歲來存余者或數十人其至也余端席迎門言遜而貌恭察其誠焉然後憖吾言也其面攻掊余而背嗤鄙者固有其人然殊不敵存余者之多其存余者又不敵二生之誠終始未有變也彥強父可莊先生以德績稱於蘇州家世忠厚彥京父貽書先生又吾執友也彥京具文采而弗衒於俗有學尚而愈冥其機余嘗稱之於橘叟謂與林宰平齊賢王生雖以西學勝而端整簡貴下筆灑然余觀今之少年負雋才而干時賞者名或過於二生然華實弗稱紛綸葳蕤轉眼已蕭索可憐余又私歎家學之不能無驗也可莊歿久矣貽書尙居海上二生持吾言告之其必因

吾言而益追思可莊矣

送陳徵宇之官濟南序

嚮與陳徵宇及任先宰平遊泰山三君皆官外務部道中論外交之難但俯無抗長悲弗愉既而憫吾老恐敗山遊之興止而不言烏知余之戚戚於心者悲乃甚於三君邪既而任先奉使赴哈克圖宰平以部令赴青島今徵宇亦以道尹尹濟南濟南新被兵兵事固不涉我然巨嬰綴吾喉際謂割瘿不創吾喉孰則信之吾知徵宇此行其難同於任先也屬聞官中言哈克圖之議垂就天或相吾國而成任先之功今徵宇所學所志同於任先其調治濟南之事天或不至右任先而左吾徵宇也矧徵宇外交之長居部垂十八年未嘗有舛吾已聞諸宰平而信之宰平任先徵宇皆恂恂禮余余與徵宇世父橘翁尤過從無虛日橘翁輩行高實吾師偶齋先生之友余雖篤老與徵宇固兄弟行也今者徵宇將行余守前諾製岱遊圖贈之所願徵宇仍其居部之長治吾鄰使之無競俾濟南民庶得一日之安明年春融雪消任先歸朝

余將更約宰平續泰山之遊則徵宇爲東道主人不爲客矣今及其行也崇酒於觴以祝之

力醫隱六十壽序

醫隱年六十與石遺同庚其生也又同在四月余既以文壽石遺遂並壽醫隱廼思壯年投契今日鬚髩蒼皤泚筆爲文不能無感於涵元舊事也涵元者瀛臺寢殿崇陵駐蹕地也醫隱奉東朝懿旨拜覲於樂壽堂診脈署方大稱旨賜羹賜錦段賜克食寵賚隆渥一日趨近輦道　崇陵駕至醫隱斂避不及長跪道側　崇陵曰力鈞者供奉禁中朕知若之深於醫也醫隱頓首謝越月手勅召力鈞既朝涵元殿力請屏槳勿御諷衞得宜聖躬當日健稍陳服食者數事既退値東朝之賜立止巨璫梃見悉反恆狀供奉三月引疾歸遂絕朝請則日治田於南苑矣國變後與余同寓析津出所錄　崇陵硃書脈案一卷言外皆含幽鬱之氣彼此愴喟醫隱珍祕此卷不以示人也當　崇陵大漸頤和苑貂璫待遇侍醫尤傲兀叱咤無人理而醫隱獨

於七年以前見機引退蜷伏弗出其幸有六十之年則智者自全其生也醫隱本爲閩之芹滌人近姬巖村而村人年皆八十以外光緒季年尙諄諄問林則徐健否眞不知有漢無論魏晉者也醫隱既長於衞生其家世又皆高壽果能冥機愼道郭其胸臆則髦耋非難致矣余賢盡長安佐以賢文蕭然一老布衣無冀於人固也醫隱曾官四品其究也竟賣醫自活得食之道乃與余埒而又皆老健則牛馬未盡之光陰均可哂矣

清通議大夫嘉善張君墓志銘

君諱履勳姓張氏字厚甫浙江之嘉善人曾祖成球祖心淵考士棻心淵官知府士棻官訓導兩世皆以治績孝行顯訓導公涖任邳州君從宦稟受庭訓博極羣書工書法少時婧默無競已彬彬有德素殆長步德踵美聲施爛然時洪楊鬩於江左訓導公奉母黎太夫人避兵墜騎傷脅又先後遭二喪痛毀幾滅其性則詳究五家宗派用禪學自識屏居泰州僧舍日以鹽豉佐食君隨侍堅請南還弗許君前入提督

馮公子才幕府草章奏得保縣丞再保得知縣矣至是以訓導公隱泰州遂改鹽大使於淮揚冀旦夕覲侍訓導公於泰州訓導公既捐館舍君遂入貴池劉芝田仁和張槐堂兩鹺使幕中而江陰何公悔餘服君才敏請經理其鹺業君就之累年往來江上登雨花臺望江上諸山憑弔六朝故墟所爲詩高騁夐厲有靜寄詩鈔一卷君孝友和粹澹於榮利凡違心忤意之事均灑然弗之較至於得喪榮悴尤弗滓其神思自遭訓導公之喪益絕意進取居恆弈棋賦詩遂其冲操配徐恭人尤該治工詞翰有繡墨軒詩集當君中年搆疾且殆恭人刲臂和藥以進又刺指血爲帛書禱之於神君疾以瘳乃先君而卒續娶胥恭人君以光緒十三年九月十二日卒子祖廉以舉人召試特科特用知縣充出使日本一等書記官孫二懋基建基祖廉有至性方君疾革再劙臂以進竟沈瘵不起余與祖廉共事大學其論古文源流正別皆能指繁証刊漏失兼爲駢文及古今體詩搆局遣詞皆不落凡近治許氏說文尤精於光緒三十三年十二月某日合葬於合和港之原祖廉具衣冠以行狀屬余余受而

藏之値亂不果作茲者亂事甫定敬爲之銘曰

唯孝之遂乃無冀於宦達不事紛泊寧爲雜亂之聒越山嶷嶷越水差差是曰高士之阡余爲之銘詩

清中憲大夫揭陽姚公墓志銘

有頎然美髯鬚端視聳聽於余講座之下者則揭陽姚生梓芳也生簡峻能文章罷講常造余稱述其父嵩生贈公之懿行純德言生平文字能稍造於古皆贈公有以詔之今年來就大學將乞假歸葬必得銘志於余余嘉生之孝行弗敢弗諾贈公諱良材字有光嵩生則其號也先世爲閩之莆田人遷揭陽遂世爲揭陽人祖昌庭公父大成公均太學生未仕卒公生而奇碩不爲俗學覩時賞嘗言吾生去古人遠古人精氣實寓之文字間亙千百世未嘗漫滅吾於文字中接古人則漢唐宋明之魁儒均吾師矣故每遇無聊不平輒鍵戶取所手錄者抗聲擊節恣讀無已聲震毗舍過者怪詫然公好之數十年無改常度嘗哀秦漢以來文章源流正別授之梓芳以

故梓芳秉其家訓所爲文章往往棘於有司之目恆不得售公轉以爲善曰若戾於有司必不戾於古且於吾志弗悖趣更進勿怠梓芳私語人謂爲父子知己亦用以自憙也公以孝行聞於閭里顧抗直不爲不義屈其薦寵下輩復藹然有恩意以是人多親之嘗一參戎幕兩與局政既老乃一切棄去專圖所以利宗族益里黨者凡先代祠墓鄉邑橋梁土木之役任之必力卒皆蕆事然自奉嚴約衣食力屏贍腆唯子弟讀書所宜需者卽鬻產毋憚梓芳初就學京師師範科五年以舉人官法部主事光緒三十四年奉學部檄治學於桂林凡六月而公疾篤及梓芳馳歸已弗及殮時爲宣統元年二月初九日壽七十有二歲遺囑令梓芳持服於桂林勿猝歸以曠學務嗚呼公其可謂終始篤於學矣生平所爲文章多散失存者僅序記雜著及與書數篇而已公敦於古而不慊於今生平志行多追範先哲梓芳一一錄爲家傳今將以某月某日卜葬於深浦山之麓嗚呼時變旣酷絕學岌岌且墜其緒公志古不易而梓芳又能紹其家學是不可以不銘公二子長梓芬前卒次卽梓芳女二孫五

長嵩里肄業順天學堂其餘均幼公以梓芳官法部贈中憲大夫余敬爲之銘曰
俗之揞古厲若儺也公之暱古親若所與遊也唯其篤始造其幽唯其習始遂其求
嗚呼願之所希者芳爲之酬悠悠萬年其安於茲邱

清通議大夫知府銜山東武城縣知縣薩公墓志銘

公諱承鈺字又恆姓薩氏薩之先世爲色目人元南臺侍御史天錫以詩名於元世
今所行雁門集者是也天錫弟天與生仲禮元統癸丑進士福建行中書省檢校遂
家於閩十三傳至同知公春光生國學公克忠國學二子公次仲生而穎異吐發如
成人國學公早世同知公以爲兒慧倍常童吾家將脊以昌彌寶惜之弱冠補博士
弟子員光緒乙亥領鄉薦尋考充覺羅學漢教習俸滿以知縣用過天津謁合肥李
文忠公文忠進與語偉公能命留津充水師學堂教習文忠遴才儁子弟必中程者
始聽入堂公原本忠愛輔以正學於是學者所造益邃居二年丁母李太夫人憂歸
丙戌服闋分發山東錢塘張勤果公方爲東撫幕下多文武士勤果以勳舊雅簡讀

書明吏事奇公強濟謂可剸決繁劇遂屬以河務公在事懋勉勤果公稱之曰能時
邊防議起幕府將營築砲臺公徧歷南北洋口岸諸砲臺圖其阨塞標要可備
敵者成圖數百幀爲說十餘萬言勤果拊公背曰若才足與籌邊矣立機辦理海防
營務處將任屬重要而勤果公薨知者惜焉壬辰權鄒平縣民苦河患公至以爲枝
水暢幹水當不苦溢乃疏小清河以枝其流水平公日出問民疾苦榜其應蠲應振
者於縣門吏不得藉以爲奸利鄒民大悅遂歷邱縣權嶧縣邳銅民苦饑闌入嶧境
將因羣盜起事公單騎往諭解之饑民亦稍得賙贍以去公策盜踪未絕縣終弗靖
迹得其魁渠戮之境內肅然旋權平度州州多教民觸法抵禁教案至百數十起前
牧不能治公判決直枉開陳禍福民教咸服然拳匪逋孽尙潛伏州南之金項山藉
仇教名將煽亂州中公追撲平之大府才君所爲奏補武城縣知縣時方詔天下行
新政公曰匪實不足謀新吾唯崇實庶無負吾國與民也於是興學堂設巡警勸工
藝講種植事求其是不爲粉飾三月而規模大備逾年以後連最上第既以足疾告

歸空縣送之有泣下者公生平邃於學而尤喜名賢政書嘗謂聽斷要言數十則授
公子嘉曦曰縣官臨囚威張者恆不得情得情宥道此祕吾所以授汝者他日任民
事聽斷當不至於失入又曰吾宰武城以儉自律縣庫不靡一錢故能朝受代而就
道汝識之戊申九月十二日以疾卒於里第年六十歲公三代皆得三品封典子四
長嘉曦花翎同知銜河南候補知縣次嘉榘陸軍軍實司主事奏保員外郎爲公配
梁淑人出又次嘉徵又次嘉燮適伏氏出女二孫六兆榜兆炳兆琛兆升兆瑗兆馨
孫女四公於是年十二月初九日葬於北關外馬鞍牛眠山庚戌嘉榘至京師泣而
語余曰先君子交先生二十年生平志事先生知之至詳必以銘詞耀此玄宅嘉榘
彬雅能文章余悅故人有子且公德績習於人口行應銘法因爲之銘曰

翮健斯奮才士若鶩出身孤露能以義淑弗假階緣森此頭角侯彼魯邦民莫不穀
武城靖兵弦歌所蒞醇民伏化吏莫舞智公屏鈎距敷以新治三歲連最羣侈茂異
進爲民祥退毓家瑞老暮伏息歸此羨隧瘞銘公宮松檜幽閟德陰彌遠子姓永遂

清故大善士無錫唐公墓志銘

公姓唐氏諱錫晉字桐卿晚號潛叟世籍常州清初始遷無錫曾祖璧港祖秀林父文源世號問苑先生庚申之變全家被難公幸逸出問苑先生命之曰爾果得生者當以敦族睦婣濟急振災竟吾志公泣識之越五年亂平歸拾骨於故宅智井中瘞血取驗窆於慧山之麓公少已通經至是益以學問自勵傳經里中受學者凡數百人公系出明右副都御史襄文公弟欸庵公後遂建襄文公祠於錫山之東纂集譜牒歷五稔而成以壬申恩貢銓得安東教諭戊子至任增拓祀典懇藝學田舍其斥鹵不可治者得數百畝秋冬出糴糧易錢儲善藥安東產罌粟或有咽藥以死者得公所蓄藥輒起公終悵然以爲惠小不足廣吾仁也戊戌淮徐海三州大水饑民就食南徙過安東有司防亂斥歸籍民不可得食積尸滿江壖公大戚罄所有俸錢振其尤急者命公子宗愈歸告諸從兄捐鉅金爲倡更募諸蘇滬常鎮淮浦得五萬金時被災酷者惟潮河鎮宗愈載米至大關舟膠不得達雨甚公宿小舟中焦悚竟夕

明日鬚髮半白矣宗愈進策先以銀幣濟湖河立振局於五港遣驗災區後隨地立
分局以達城中已而水漲舟通民𦫑得食明年安東澇公本其振餘者更募得十萬
緡足之振事以蕆是冬山東沿海諸郡災公籌備棉衣數萬襲海行赴日照命宗愈
邀查戶諸人陸行公自風濤萬險中不穀食者旬餘舟至石臼沙而邑令匿災拒宗
愈父子遂左公犯雪趣沂州踐冰行數百里至郡太守楊公壯之於是莒州沂水蘭
山蒙陰日照五縣均得振且置常平倉以善其後越庚子京師亂太后皇帝西狩關
中大飢公醵金四十萬冒雪入秦振二州八縣披蓁莽探洞穴人皆駢死剩殘骨殆
遺自狼吻也然公足迹已匝所不至矣時災區廣振款且匱公遂馳詣行在所謁仁
和相國請帑得二十萬事竣歸安東邑令貪橫派積穀公怒劾之令與公均落職父
老子弟空縣來送有泣者江督端公蘇撫效公學使唐公交章起公改銓長洲丙午
湘中災長沙張文達公善公所爲以振專屬公於是長沙善化湘陰益陽衡陽清泉
六縣之民皆存活是秋長淮淫雨災成流民數十萬聲洶洶然喻遣莫散而籍安東

者八萬餘咸曰有司行振不足恃必面唐公吾輩死無憾時公臥病強起以人扶掖至矜民方煽誘災黎爲亂見公譁曰吾生矣皆歡謠以聽振亂萌遂遏計公生平志願欲經緯區宇顧不得遂則以活人爲職天亦若故拓此災區以待仁者公足跡所不至者甘涼長春而已然二處之災公或以電達或以資往而精神已與災黎接矣至江皖之閒大江以南公桑梓所係尤不遺餘力以積勞授道員加二品銜辛亥武昌事起隆裕太后遜位公避地申江見陰害矯譎之徒假軍府命令恣厥哮噬共和美政將因之而敗盛怒觸肝幾成膈疾時宗愈供職奉天都督府宗郭肄業北京大學先後歸省公喜病間聞外蒙不靖卽命宗愈移書舊識之內蒙王公喻以大義又聞浙江青田大水病中復命宗愈措款購穠屑二萬包棉衣萬襲以往是秋病良已迨冬復劇遂於壬子十月三十日卒於滬寓臨終之前一夕得異夢占者以爲祥遂作聯生輓語極宏壯享壽六十有六歲配孫夫人前公卒子二宗愈宗郭女七長適常州張鳳藻次適紹縣金秉台又次未字殁又次適同邑倪家駿又次適同邑過祖

蔭又次適施南饒鳳墳少者未字以封股療母疾弗效哀痛殁孫二人振緒宗郭出振業宗愈出孫女二人今將以癸丑十一月二十八日葬於無錫孔山之陽宗郭從余受古文因以行狀請銘嗚呼公彍義滂仁惠周海內其生平所爲無一事不本於公者千秋不朽之名吾文其將託公以傳矣敬爲銘曰

懷襄禍酷窖堯聖裔胄力乃與水競搘龍扼蛟出萬姓推己饑溺腹民命白骨再肉咷且慶仁感動天帝所迎松蓋下偃玄宅靜㵐極賚福子孫盛

淸誥封夫人唐母孫夫人墓志銘

夫人性孫氏無錫人父士杰公妣秦太安人舉四女夫人序季幼而韶淑見愛於母太安人咸豐庚申赭寇陷無錫夫人隨家長老避兵鄉曲太安人病渴思柑顧雪盛不可得柑夫人方十齡則踐冰蹐得於數里之外宗族皆稱其孝年二十一來歸桐卿唐公公方賃廬膠山授徒自贍喪亂之後夫人知非勤莫振井臼之外圃於廬之次躬自灌蓺得蔬佐食晝夜紡紗易綿閒亦織布爲公製衣襦公重夫人之遺至今

穡矜猶有存者愊引以爲悲也光緒戊子銓得安東教諭學田所獲歲僅雜糧數十石夫人屑麥縻稷一麻一豆咸嘗其用粃不適口則摶而取其韌者調以鹽豉爲南烹費約而毀良故公之居官夷然不覺其貧瘠漣屬素蓺鬻粟婦女以小忿故或咽漿以戕其生外氏因而訟閱破家者比比而是夫人憫之請於公儲藥以振全活無算戊戌淮徐海三州大饑流民南下就食者萬數當事惡其滋剽卽用阻斥頗加擯錄民不得食道殣相望而安東適當衝要夫人見狀大戚請諸公出積俸四百緡爲義捐倡公悅牒上大府又遣公子宗愈馳謁語其同邑諸君子勸捐於蘇滬常鎭淮浦之間經月得四萬餘金購米而振饑民麤定然流徙無家者仍顚頓於近郭間癯憊不可自支夫人惻然命摭取米甕剩粒資糜分贍其荒踣垂死者見者歎公之仁乃其耦者蓋所以成公之仁者也節帥劉忠誠公及漕帥松公才公所爲馳章入告得旨嘉奬時安東文廟方待修葺某請以振餘數千金用助土木夫人毅然告公曰振款籌諸南士聖廟雖公然南士無修葺文廟之責公必勿許修廟當別籌餘金乃

留以贍羸困公悟遂上書節府以漣捐購倉穀南捐歸義振辛丑浙人吳某來權安東邑篆欲以積穀餘羨易購桑秧以便民再商之公公以令言善如其請夫人曰令視下而言濡恐不了公事已而果然公上書自劾大史鐫詰吳吳亦褫公並落職去之日民罄縣來送夫人蕭然出金於篋若宿儲以治行事者時江督端公護撫皖公學政唐公聯章訟公寃事得直親故集賀夫人曰漣帥疆寄重臣乃飛章爲一教官陳愛民之政乞朝廷洗宥百年來所未有也圖報且不之暇何喜之爲夫人仁而恩其子女及再悼女公子之逝始增羸悴時公子宗愈由京師大學仕學館畢業學優聞於公卿方夫人病時得奉天留守趙公檄趣出關顧不欲行夫人知之強起進糜示健速之上道宗郭亦補博士弟子員歷縣府院三試皆第一入蘇省高等學堂復膺首選以夫人病不敢赴校夫人趣之不可則託就醫於蘇州挾以偕行令入校然宿疾已加厲溏泄自汗日食不能一合遂舁疾歸以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初四日卒距生咸豐元年九月二十二日享壽五十有五歲宗郭服闋執業於京師大學文

科從余講古文辭才筆妍捷通貫詩術一日衣冠造予曰亡母已葬於無錫孔山南麓乞先生爲補銘幽之文以光泉壤嗚呼夫人以巾幗具恫瘝之心古之賢女寧能過耶矧家有令子而桐卿先生復以政績文章名天下夫人其可以無憾矣夫人有子二人宗愈花翎三品銜東三省補用道賞給副貢宗郭農工商部員外郎賞給舉人女七人珍適奉天補用知縣張鳳藻琬適江蘇補用同知金秉台瓊未字殁珩適候補知縣倪家駿環適邑庠生過祖蔭璠適郵傳部僉事壬寅補行庚子科舉人饒鳳璜珉未字以刲股殉母卒孫一人振緒孫女一人寬皆幼夫人以宗愈兄弟貴覃恩封夫人一門孝謹行應銘法敬爲之銘曰

在昔黎簡迺毓女瑞購棗遺母爲歲財二孫宗之昌亦誕孝義野沸狂刃城飛賊燧犯雪求柑無憚頓躓孝即仁胎長自樂施淮徐饑儉殄且無類嗷鴻蔽江死足猶跂夫人仁之蘇及骼胔準義爲程推恩務至蹙彼冒猥儼若天視處困彌夷載福若寔喆子宦立琢玉成器廣文甃貴尤以德遺猝失賢耦悼詞哀摯吳山蒼然松鬱其翠

永永萬年安此羨墜

欒望遠先生墓志銘

欒氏有兩支一爲晉欒賓之後姬姓也以邑爲氏一爲齊子欒之後姜姓也以字爲氏萊陽屬齊分故諸欒皆姜姓欒君望遠諱登峨曾祖有聲祖元桂父常清先世自萊之寧海衛遷清河故世爲清河人君生而穎異弱冠通經補博士弟子員事母以孝聞於其鄉母趙太夫人年七十喪明君日夕侍側衣食二事咸能審冷熱酌寒燠以進花晨月夕必描畫狀態摹寫聲景使太夫人瞑會其趣用是爲樂咸豐季年洪楊亂賊氛及於清河比屋竄擾君奉太夫人避於北樓率子姪環侍不爲動賊既無所得又悅其孝謹互相驚異而去君摯行發於心本推暨先澤及其羣從從兄琴堂少抱閔損之戚因出繼其季父某公又以貧罄不能自立君曰是安可使吾母聞之琴堂事余任也及析產獨剖其已所有者資之於是君二兒亦各區其田數畝授琴堂而某公悅復以琴堂爲後某公旋卒有女未嫁君爲具奩以遺於是孝友之聲被

州里矣君念欒氏族籍自先烈今聚族以處而譜牒不詳無以聯我同宗遂以十餘年之功悉力求索訪諸耆舊證以銘志而欒氏十六世之系傳遂纂修成譜欒氏舉宗咸悅君居鄉以誠懇格人訟鬩鄉人樂君夙操每有侮誶之事咸就君平亭君一一剖析曲直聽者饜心鄉里得君至不履訟庭者近二十年君平居以羣經學授鄉里子弟顧敦尚樸學不趨時賞及門之士若冠縣左季勳劉九皋威縣呂際昌及同族之卓然灝然二欒皆以通涉名於藝林而卓然之從君息息隨侍如父子然君既澹於榮利日酌酒賦詩時太夫人捐館舍久君生事死葬一一中禮自謂今之所得皆餘年矣有友四人曰夏勑五曰王淳風曰孫見懿曰紀澤深鬚眉偉然結社於樂遊園世號樂遊五老君以光緒十八年六月十二日以疾卒於清河里第距生道光二年四月十日享年七十歲子某某長孫汝霖次某某女二孫女二汝霖今陸軍部副官因徐州徐又錚勳爵以事略授余曰先祖隱德固爲族老及子弟所知然不及吾身得君文以表彰之死且弗瞑今既於光緒十八年六月葬於清河欒家窪願爲

文補納諸殯宮嗚呼君世之隱君子也吾文豈足彰君蓋吾文將因君以傳矣因爲

銘曰

巀節亢高得其至蘄然屏俗遠爲字天盾純孝辟盜騎類錫之效振發季裁衷直枉

過法吏鴻學哺士餒就餌詩筆宏冗拯衰稺五老酬析世稱瑞沖德懿量喆子記銘

幽萬禩紓所誌

清贈通議大夫佩卿章君墓誌銘

君諱培慶字佩卿姓章氏江蘇江陰縣人曾大父履謙妣氏戈大父紹韓妣氏張父

大麟母吳氏君少孤年十二憿服過市市豪陋之君㦝然以爲病計非劬學不足以

滌恥自是業精而家益貧稍長爲吏縣道光壬辰江南舉鄉試君入司謄錄題爲與

於詩立於禮成於樂闈卷中有漏書成於兩字者君讀其文奇異之顧念諟式且擯

落然不可得璺則煅瓦以取黑滌筆蘸瓦煤爲增之揭曉是卷在魁選中所司勘璺

色有異時侯官林文忠公爲監臨執法嚴趣吏取君上君以實告固詰之君終曰不

忍負此佳文林公面鐵色久不語旋曰汝固謂我忍耶顧必得所棄瓦謎且釋汝君自掐其指血沁出不自覺終乃憶得棄瓦所在事白卷得不黜免落卷中人蓋三吳名士也君亦以此知名尋轉爲主漕掾咸豐六年常郡赤旱曁陽于八邑中爲瘠區時方用兵大府嚴符督餉宰懼不敢以災聞君進曰民困且盡死不語災而更督其餉然則公殺之耳請侍公與督郵辨之督郵詞屈而七邑援案得免時曁陽災酷盜亦四起悍民王和尚白晝強刼園瓜諸無賴從之漸有道剽者君謂曁陽民非甘盜者刑王和尚則盜止矣宰從君言於是飢民食木葉且盡而盜終不起君掾漕久爲忌所中撫取淸糧勘丈事誣君婪索君旣就逮撫軍某疑君擁貲厚將以危法中君且索賄巨承審者凡十餘易君不爲屈而蘇守蒯公廉君寃獄遂白君氣調英拔臨事有膽幹生平急人之急日以風義自勵方避兵江北時夜泊聞岸上飢民聚哭聲知粥廠以明日撤民不可得食而悲則傾囊付首事者賑事得不墜嘗自質庫中出有人逡巡道周問之則見刼而罄其裝將貿衣易食又患無以禦隆寒君惻然舉

所質若授之客問名不告而去自念以貧瘁起家凡恤嫠振孤之事咸樂爲之性旣
孝友每忌日家祭哭至失聲弟某病瘵殆君日侍湯藥夜則燠其衾取煖以進弟病
喜怒失其常度君畢誠盡瘁務遂其意然後已以光緒二年七月二十七日卒於里
第享壽六十有四歲子五人長成達優廩生成義庚午擧人直隸延慶州知州成禮
附貢生光綠寺署正成智成渠均縣學生孫擷華繼華莊華振華藻華女一適同邑
國學生劉淇孫女七人成義旣仕遂贈君通議大夫配潘淑人賢而能家距君之歿
二十二年卒年八十有六旣合葬於定山之北麓擷華入京師大學從紓受古文旣
畢業來請曰亡祖鯁氣正詞臨難無所撓屈且惠而愛物稱仁於鄉黨間顧當日無
銘幽之文至憾在心今必得先生之文以彰顯先德嗚呼世變滋而人心薄若君之
貞方惠厚足以勵世矣爰爲銘曰
踐械罹梏寒晙拔殲厥魁蠹災黎活去莠遂良仁所括萌諸心本始外達鑿空矜殘
恣施設洗宥終及表誠節根孝荄義祇前烈天昌厥後盛累葉幽宮所奠羨道闔永

永萬禩鬱松栝

張母謝夫人墓志銘

東莞張君伯楨忽以書抵余請謂其祖母謝太夫人銘墓余與張君未謀面也感念天涯知己以賢母銘幽之文見屬何張君之信我厚耶謹按事略夫人氏謝爲謝君絢亭長女居東莞城西家以啇富夫人少而婉瘱孝謹聞於三鄙間年十八來歸張氏佐林甫先生關綜家政咸有條理時在咸豐之季年金田事起烽火連年大江南北幾成煨燼林甫先生方在客寓貲歸夫人恆節縮其餘羨賙先生之從子而姑劉太夫人方病盲夫人日相左右且躬井竈雖日旰不食而奉姑之養未嘗不得肥甘也或嚴寒而劉太夫人起旋於夜中夫人必躬左右之欬必問呻必撫數十年如一日也劉太夫人年九十餘卒於光緒己卯林甫先生亦於是年十一月捐館舍女疊桂繼卒半稔中遇三喪夫人一一躬治之痛姑悼亡并哀其女然顧念膝下九男環侍不自節哀以慰撫之諸孤將誰恃者則又強起以支門戶顧天相賢媛得使子孫

潸前皆奕奕有聲於時殆孝感也夫人性既慈孝而處居孀之伯姒尤有恩意鄰之
貧病成呻楚而號寒者夫人不惟賚之以藥且饋粟贈衲必不聽其顛頓餒困於其
目中仁哉母也平日恆語其僕媼曰施焉得遍特不忍此煢獨者貢哀狀於吾前已
耳吾詎眞有廣廈以徧覆之者聞者尤服夫人之不詡長而伐善家既稍康諸子以
次授室女奴趨走承夫人意旨夫人必假以顏色謂此亦人子耳當覆以恩意笞撻
適所以長暴以故子婦靡不遵率懿訓閨門之內肅然每當夜寒熾炭熏籠閒聚舊
時傭媼與述古列女事雖盲蠢無識聽時亦爲愯然時伯楨年穉依戀膝間而夫人
每有所訓迪必引林甫先生之行誼飭之奉爲師法伯楨之克自樹立其得諸夫人
之教多矣夫人以某年某月某日卒於東莞里第中年七十有二而伯楨之歸適丁
夫人大殮之時顧夫人之恩覆伯楨而伯楨學成歸莞又適與含殮之事慈母賢孫
相感若有天焉夫人子男九人長家濬附生配盧氏繼配聶氏次光昭營用守備配
何氏又次光煦國學生配蕭氏又次光熊州同配祁氏又次家璧庠生配王氏繼配

尹氏又次文熙殤又次光熒國學生配王氏繼配葉氏又次家頤附生配羅氏又次光焯國學生配王氏女一適梁緝光庶出出女二人一適蘄河副貢內閣中書何慶鴻一適簡超常男孫二十三人女孫二十四人冢孫伯楨爲口口出配蔡氏伯楨自東洋留學歸治文章有聲於京師男曾孫五人女曾孫四人以壬子八月十三日葬於鬼坑山之陽閩縣林紓爲之銘曰

惟鞠誨之高而茁其孫枝蔚其文炳其詩奕然名於京師始獲聞賢母之儀山乎嶷松乎颸惟母之幽居永宅於斯

淸文林郎翰林院編修黃岡王君墓志銘

君諱會釐字筱東姓王氏江右之吉水人先世遷湖北之黃岡遂世爲黃岡人曾祖岑公祖志鑑公父一瀚公本生父福田公福田公有四子君其季也一瀚公悅君才美而孝悌則嗣爲己子一瀚公既捐館舍而洪楊適鬨於江左武漢爲受兵極衝君奉太夫人避兵不可得食太夫人躬御紡織君分其篝火夜讀庚辰亂定補博士弟

子員南皮張文襄公器其才敏遂與仲兄子蕃同入經心書院肄業壬午領鄉薦甲午成進士入詞垣君於經學精尙書春秋著有槐蔭堂集迨入國史館輯名臣循吏諸傳院長最其功升總纂翰林院撰文上行走京察一等君辭不受庚子京師亂君奔行在所値關中奇荒君獨任賑事全活無算乘輿既歸甲辰分校禮闈得某生卷於西北形勝指陳襟要如錐劃沙復條舉時弊論列無遺主司惡其切直黜去之君力爭於廣座中聲色皆厲卒不勝然而黜者果名下士也君既丁太夫人憂家居修問津書院丁未服闋鄂人立江漢學堂於京師君遂爲之長越戊申鄂中大水田廬漂沒老穉顚頓原野道殣相望君喟然曰此災酷於秦中吾不能坐觀鄉里淪喪也立起聯合鄉人馳書告募醵金數萬電致鄂中大吏分惠災區君嘗語其諸子秦鄂兩賑吾旦夕劬勉頗覺羸悴然丈夫當爲斯民造福矧在鄉里時去辛亥甫三稔政府日形敝窳樞要多親藩年少喜兵君度終不能與列強角勝則上書政府力陳宜先製械籌餉爲可戰可久之計且力言軍用飛艇之便書凡數千言皆洞中機要君

居官奉忠謁節處人本以至誠貧薄乞貸匪所不應又引短推長與人共事不爲沾激力以讓德尅勉其躬允爲人謀務踐前諾偶被牙孽無復理較猝遇次險轉引公道援振其人未嘗懷念前惖里中無賴見君必卻行蓋員慚不敢遽面長德也君以癸丑九月十六日卒享壽六十歲娶汪夫人前卒續娶夏夫人子六人長黻燦北京大學師範畢業生供職審計處黻煌差次吉林鹽局黻煒日本法學士內務部參事黻煥黻燿肄業法政學校黻炦肄業小學校今將以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原黻燦黻煒咸從余遊而黻煒能文章英拔強濟克自樹立恆向余述君生平甚詳顧余辱與君壬午同年乃不一面迨君卒黻煒泣而請銘君行應銘法因爲之銘曰

力先違己始克成仁恕由仁生外煦內肫災黎之蘇蘇於其身辦嘶弗僵自鄂達秦屯詖日臻君策必亂治器弗良敵則誰扞縱論兵要綱絜條貫大運既遷滄海成田一瞑弗聞遂格重玄盛德所滋毓其嗣賢銘以吾文瘞此新阡

費鑑清先生墓誌銘

費生師洪自南通州三貽書於林紓爲其父鑑清君乞銘幽之文紓與師洪未有素也心感其孝而行狀及傳一出諸周君保新一出諸嚴君復皆當世能文君子紓無敢靳師洪之請而莫應也君諱啓豐字鑑清曾祖大猷公祖墉公父修來公修來公無子以弟泰來子嗣即君也君生七歲而孤修來君育之以長君貞慤閑邁慧倍常童既後修來公則禮如所生唯諾彌謹生母久孀君辨色仰志洞及微隱年垂三十居側常若孺稺修來公尤悅其誠樸中歲窘於家累則往來販米於江淮間以信雅見器於同業所得滋豐然見利弗擅歲歉則廉其値而出之不居平糶之名受惠者衆而名亦日高里中市橋曰翔鳳者歲久且圮君集貲修之而修來公年七十則徂暑爲之監父老咸曰是費氏父子者世濟其美者也君既以孝友聞其鄉錫類及於疏屬宗人有鬻其宅者君曰百年歌哭之所惡可棄也爲醵貲償其値存其宅令勿鬻春秋祠祭躬率子弟灌奠肅拜一如古禮觀者太息謂費氏之昌固有偉人以禮範其宗矣君生於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卒於辛亥十月十七日享年四十有六

歲子三師洪師昶師恆女師蘭字錢秉權師洪書來言將以十二月葬君于平潮鎭東鄉長溝岸祖塋之側嗚呼君劬學稱年雖未與科舉之選然奉親律己利物和衆有宿儒所莫逮者而師洪尤該敏能文章宗仰海內耆宿如親保傅其可謂有子矣敬爲銘曰

嗣察父而肩大宗悛然恭廓然容既力之農匪求自豐賑粟萬鐘植殭起瘵藹藹春融播爲淳風唯甲寅之冬載樹載封謹納銘於君宮

清奉直大夫陽山縣知縣長樂林君墓誌銘

吾友長樂林君作舟既葬之十四年仲子秉奇始至京師乞銘余追感前事計未死之年不爲之銘則後此知吾友者將無人矣君諱濟字作舟閩之長樂人祖本道公父鳳振公均以長厚稱於其鄉君少有幹略習兵事顧無知之者家赤貧出爲人傭書宿廣廳中夜苦蚊蚋則納首几中去葛衣幕几若小幔焉同治甲戌始就陳拱參戎幕於三都稍知名於是歷佐鎭帥幕府訖於萬貞軍起順君始出戎幕選得陽山

縣知縣天下之窮處也民朋吏嚚無改古之蠻俗悍吏魚肉其鄉里或罄家莫竇其欲君至満積牘百餘起行縣所至大書揭其輿前曰父老無苦吏胥資斧官自給之敢婪索者有刑日坐堂皇聽訟下狀者鳴梆而入閽者不復爲梗至輒集取兩造剖判既竟日未移晷也有黃懷韶者以爭產故死一人於是舉宗十七人均下獄君喟曰以一人坐及舉宗是前令之不長於讞也鞫之蓋誤傷而致命者君爲平其產訟遂釋陽山春潦而夏旱久不雨君步禱於社行赤日中數里積十日雨集而君中暍遂不起時爲光緒庚子七月二十九日距生咸豐壬子年九月十七日享年四十九歲光緒之季年綠營日就窳敝老卒尪儽如病夫君日恆太息謂綠營不久熸矣今乃果然君沈審有意略通曉戎事既不得之兵閒始思以末職自効甫到官即欲以千金聘余余謝曰陽山小邑力不足以贍我用此自累無庸也君頗弗懌尙時時以書見遺顧君歿後短官中錢至三千餘緡罄產始償余私慶幸不以千金累君也君歿之明年陽山父老爲立生祠於杜步學中春秋薦少牢焉子二秉正秉奇孫四從

湘從津從波從洛女一秉奇自法政學堂畢業爲政事堂科員廉素有規檢時來省余執禮甚恭嗚呼作舟已矣而余見其壯子頗念君之盛德貽後君之門業方未有艾也因追爲之銘曰

吏而推擇之兵間乃不死兵而死官官事屑君不受以節民蒙烈而君踣於煥暍逝君美劾紀日月永永萬年寘此穴

清學生劉君驣業暨未婚守節妻陳貞女合葬銘

劉驣業字詩源吾友劉孝廉鴻壽長子也曾祖齊衘以名宦稱於咸同之朝君年十六從余讀書於蒼霞精舍之中學堂君莅學卽分月日爲程晨受英文及算學日中溫經逾午治通鑑迨夜然燭復治算學曹試皆第一君自晢玉立爲史論論歷代與亡咸得其關鑰庚子余客杭州明年辛丑君以疫卒年十八母陳夫人爲部郎陳公寶璐妹陳公才君能以第三女鑑貞妻之垂婚矣而君被疫死君初避疫於舅氏家患作以舟歸陳公飭家衆勿駭女女預聞變積三夜勿睡挾鉛粉自隨將潛吞以殉

君事洩得不死五月二十四日凶問至陳公復戒家人勿聲女探諸婢媼得實而慟矢言歸劉氏陳公悲出崑山歸氏貞女論盱眙王氏貞女議止之女弗顧謂情正即所以爲義崑山盱眙之言女不省也孝廉亦貽書止之不可遂以九月十九日歸劉氏禮成服斬而哭姑憐之每歸寧必與女俱女亦時留其外家居不踰閾非劇疾未嘗近醫寶君小影行坐與俱父母重悲之然弗敢問也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二十日以疾卒年二十去君之喪再期距釋服二十七日耳嗚呼君之凶耗至杭州余方居湖上得書失聲而哭十二年以來三面孝廉於京師語無敢及君而孝廉以詩道意將待余銘而葬夫未婚守節而來歸禮近於嫁殤習儒家言者恆勿道余痛君之純明好學而早逝又聞貞女爲之守義而死則又慰君之得義耦亦頗以崑山盱眙之論爲拘攣按金石諸例此合葬之銘實自余啓之古人無是也顧貞女既以情之正者爲義斯義矣余猶靳於例而不爲之彰顯獨何心耶君以某年某月某日與貞女合葬於某山敬爲之銘曰

鵑吻之血足鎔金而裂石以情鑄義禮不爲力天若表貞而被業以疫貞也來殉業也胡戚土花萬年累此雙璧

醉郭先生墓碣

辛丑之冬聯軍出京師有扶醉行歌於市者則京西郭先生雲五也先生名瑞産蕩於義和團憤時政隳墜人心謬戾則一寄於酒悉團匪之所以廢亂京畿者編爲歌曲沿道演唱聽者若堵牆稱之曰醉郭御史遣騎斥去之先生行歌如故然聽者亦稍稍知團之但能作賊非果於滅洋也吳縣彭君翼仲偉先生所爲授以通俗之文俾迪頑蠢先生得之甚喜講益力聲益肆醉亦益甚彭君既以事遣戍先生哭送之良鄉因而大困則就養於貧民院然匪日不頌彭君也迨彭君歸而先生疾病語彭君曰吾患略閒行歸矣是夕先生卒年六十有九彭君醵資葬之於此嗚呼因匪亂而有今日而亂乃滋熾果先生在者歌哭不且更甚耶

二箴并序

余少刻苦自勵恪守仲氏貧而無諂之訓至於困餒不能自振而言益肆氣益張乃不知爲貧賤之驕人也中年漸解斂抑顧蓄其餘燄觸枯輒爇老至仍不自制良友高子益而謙至於把吾腕痛哭力諫私計天下之愛惜其朋友者仁至義盡無如吾子益者矣更弗尅勉將不名爲人因作二箴用以自創

氣箴

人惟爾愚故挑爾怒徧衷弗戢聲色呈露是非顛倒與爾何與疥爾行能痤爾譔著謬悠之口爾執爲據以一詈萬侯視侯詛日卽俚下嗟爾老暮讓路徐行胡窒雅步藉砭吾疵或起沈痼流水淸洽閒雲高素爾儻知足奚謗毀之驁

言箴

輕世藐人言始無憚陰克易仇長德成粲鬒鬈垂皤乃類風漢斥俗淫奢汝言先嫚議人得失亦可云訕恃爾能言指數毛髮轉轉流播受者次骨人之訾汝汝曰汙余易地相處視汝何如人匪聖哲安得無短反脣稽汝爲悔已晚傷時非厚侈長近滿

愼勿詆撫力強餐飯

高莘農先生傳

先生諱紹曾字莘農閩之長樂人也疎髯偉貌沈默寡言笑生有至性母年高先生治所業於南台閒日必歸朝母問食息竟則辨視坐榻踐蹴地板防榻圯而板陷不利於母之行坐自奉至約然爲母製裘裳務輕煖飲食務甘芳閩海豐於魚蜃海物新登鼎俎者必具蓋不得老母一日之歡悅心弗怡也先世業鹺弟秀巖實主其事洪楊既閧於江左鹺業銳減官中督課嚴遂逮秀巖入獄先生曰吾胡忍使愛弟獨困也立造縣官求代秀巖執不可先生曰吾才不逮汝汝出事或得解時獄卒索賄昂陽言將格先生食飲先生夷然蓋入獄時已挾程朱語錄數卷日據枅床讀之繫三月而貌逾豐已而秀巖謁選官浙西以急病沒先生聞訃即行舟客盛先生至已不容趾送者請俟他舟先生曰弟殯而婦孀遺孤煢煢身爲骨肉乃弗能忍此須臾之苦而唯逸是求負吾弟矣卒行風雨大集行具盡溼經十五日始達卒取其孤孀

並旅櫬歸先生淸約口不言貧親朋死喪必以力佐之嘗曰吾不得厚賻區區之力寧所敢恤其施惠於人也恆諱不言雖重誣之亦毋辯高氏先世富甲其鄉子姓仰先疇而食者夥然口衆產亦日削先生力持餘產不聽鬻子弟之不率者爭譁譟斥先生侵蝕先生以溫言撫慰然簿記井井一錢無苟迨先生逝後出其簿籍衆始歎服平居讀書非儒先語錄不寓目子鳳岐而謙鳳謙皆能紹家學而鳳岐尤以文章經濟名於時顧先生課子未嘗有疾言劇色彬雅如師友諸子微過必使其自行媿悔終其身未嘗夏楚暇日恆對子弟娓娓述其先德先生祖父均以耆德服其鄉里稱高爺爺而不名先生日省省然恐墮其家聲故其追遠之心尤摯遠祖曰昆所公者殯桐口迴宋趙忠定遺阡外高氏人咸以為凶謂墓祭必死墓遂平先生喟曰安有是事也日懸金購之光緒甲申耕者得仆碑於田間走白先生先生審之確遂大修其塋是歲先生卒年五十有二歲高氏終以桐墓為凶而鳳岐兄弟守先生遺訓拜祀如恆卒無恙嗚呼先生其可謂孝友篤信之君子矣

林紓曰紓之於鳳岐而謙鳳謙三人非朋友直骨肉耳前三十年匪日不朝先生於東城先生及程夫人留紓累日燕聚如家人紓亦視先生及程夫人爲吾世父世母也先生見紓至必增魚蔬夜必視其衾褥先生臨既紓家列殽四簋先生視之良喜然紓年少狂訐好詆人先生不言意亦未嘗輕我恆謂紓語正而氣失養先生既歸道山程夫人恩我尤摯吾恆私歎吾父見背之早福命乃遜於鳳岐兄弟也先生歿時紓即欲爲先生傳顧遲之三十年鳳岐亦卒而謙奉使意大利瀕行把余袂而哭戒余勿使氣嗚呼其言何絕似先生也甲寅冬雪中成此傳淚落如綆矣

江陵戴烈婦傳

辛亥之春江陵張生密之造余廬以其妹茝蘅事略見示則以身殉烈者也密之館於陳愼先家夜夢其妹壻戴芳濤搆疾卒烈婦仰藥殉驚哭震其同舍則集慰以爲幻夢無驗明日烈婦訃至矣有絕筆書至凄惋密之必欲傳之因而屬余嗚呼余自問無可傳寧能傳烈婦耶烈婦名茝蘅字叔沅江陵張翁公復女也適同邑戴生芳

濤濤以攻苦致疾烈婦封臂和藥以進疾日益劇芳濤疾未革或言吸芙蓉膏當愈
烈婦心不謂然顧念得此亦足以自殉每日必星積而合貯之計可以死人矣則寘
之隱處顧濤似前知戒家衆脫已不諱必止新婦勿死烈婦陽示無事聚家人謀芳
濤身後事及所以自處之法甚備芳濤旣大漸烈婦潛出膏盡器咽之盥櫛更衣進
湯餅蓋習知毒入偃之以穀食決不救而芳濤彌留中似覺忽張目詫曰衆柰何聽
之又曰色變矣顧在緜綴語細衆以爲囈不知其指烈婦也旣易簀始見烈婦襟有
膏漬痕則呼號環救藥入而烈婦強咽不令吐遂卒時爲十月十四日瀕斂不可得
履濤幼弟曰嫂氏於吾兄病中竊成雙履至寬博且制極草草迹而得之竟適於殮
又曰嫂前夕背人作書人至輒匿何也發篋書赫然存則標識物事書又一書封題
至固則別其諸兄託孤女書也凡二百四十言哀咽淒惋密之已池而藏之烈婦熟
毛詩及曹大家女誡宋若昭女論語古詩樂府皆背誦歷歷其常置案側者則劉中
壘列女傳劉孟塗廣列女傳與陳文恭曾文正遺書也卒時年二十四

林紓曰密之語余自女學興閨秀之籬樊撤烈婦通敏心非之衣製咸樸古不逐時尚嘗論兄弟之不睦以妯娌皆異姓如僚壻共產安得無競吾惟降抑而崇讓則心平而爭泯矣其事密之如師保嘗自舟中與密之別迨遠不可見則掩涕倉卒就榻觸鑪鑪覆傷胸重戒家人不令告密之則年十三耳密之每當無聊不平得烈婦片言心輒渙然嗚呼古烈婦之殉夫死狀不同其貞同也當咸同間吾目見烈婦且數十輩意醇俗陶冶之使然迨至今日則所關鉅矣敝俗得此戴烈婦殆日月之經天也

張貞孝傳

張貞孝名泰堃字仲仙黔之清平人爲張生玉麟女弟其曰貞孝者玉麟私爲之諡也余初不識玉麟玉麟枉余執弟子禮首述貞孝苦節必得余爲之傳嗚呼革命之後倫紀夷滅名節淪喪以叛父離母爲達節婦人自請離婚於官中者歲且百數禮防既潰奚所不可一聞貞孝之事必且怪駭以爲愚錮嗚呼此玉麟所以必求傳於

余余卽不文亦所以必傳貞孝也貞孝婉淑工針黹年十四許字同邑唐生炳坤唐生從張翊卿觀察剿匪廣西卒於軍中貞孝聞耗卽毀妝素服長齋誓弗更嫁二親不忍奪其志玉麟尤心哀之禮之以稱弟玉麟既領鄉薦遂官部曹時重幃在上玉麟一以家政委諸貞孝貞孝既爲玉麟託重則職玉麟之所職凡可以求悅於重闈者匪所不至貞孝有二妹與玉麟妻李氏並其二女相繼逝七年五喪重闈憫悼而貞孝母尤羸困哀積成病貞孝露香告天請減算以益母壽疾良已辛亥秋江上革命軍起黔中震動清平縣知縣任光楚夜遁城人及苗族譁擁貞孝父紹偉先生任縣事未幾陳開釗軍亂大掠城中遣騎告縣官曰得八百金者軍退先生新受事安從得金貞孝進曰女治針黹儲百金本以備二親不時之需今出以犒師亂或弭陳軍得金果拔隊行先生常語人不得吾女百金者全城糜爛矣貞孝感念炳坤死於軍次忍悲事其重闈凡十二年始大困遂以壬子二月十六日卒唐氏莫省女賢昧歸葬之義張氏遂瘞之祖塋署其墓曰貞孝

吳孝女傳

孝女氏吳名慶增字弘任江蘇泰興人曾祖侍郎公存義祖太守公寶儉均以名德爲世宗敬父守訓公以知縣需次湖北母朱宜人生一子三女孝女其長也弟曰貽榘妹曰貽芳其次某孝女裁十歲已能董之以禮率以就傳十二歲能爲詩發聲悲涼復時時雜以禪語識者以爲非祥然孝女之篤嗜內典初若有宿慧焉越五年杭州女學校立孝女挈妹貽芳自吳而越聲譽隆起於校中治古文駸駸然欲造馬韓堂奧以爲未足思通以泰西文法遂遷轉於上海之啓明蘇州之景海諸學校仍歉然以爲非就業於歐美者吾學不終遂矣顧守訓公方居貧貲無所仰遂輟而孝女自至浙西後値武昌首起遂貽書杭州尙武會請立民團立赤十字會事皆未果就先是守訓公以不勝官逋私貸之窘自沈於漢水大江湍急不可得尸孝女歸而大痛將踵曹娥所爲顧以防範嚴切不得遂母宜人出公遺書以貽榘責宜人宜人方被羸病則痛哭移責其弟於孝女孝女以外氏在杭州遂具公衣冠葬於杭州因家

焉尋貽榘留學京師清華學堂既歸而杭州方亂孝女遂奉母及弟妹僑寓滬瀆貽榘痛父之死居恆忽忽然若有所觸神宇昏悖一日忽自湛於吳淞識者知貽榘追殉其父也時朱宜人病方縣綴孝女及貽芳背私泣目盡腫而宜人罹此凶慘遂不起宜人殯之三日孝女竟投環卒年二十有五遺稿散失貽芳展轉從同學鈔得均短簡責躬之辭爲多孝女生時曾於武昌懸山祠從月霞師受內典多神會欲就海上倡佛教報章又嘗著宗佛篇藏以待梓以壬子十月十六日從母弟瘞於杭州之小麥嶺

林紓曰嗚呼古文之系不絕者如綫耳孝女生時論文以文氣文境文詞爲三大要三者之中特重文境境者意境也文章唯能立意方能造境凡學養深醇陶研慮置身若在空明世界之中安有塵埃來犯孝女詩境已入禪定則胸次之宏廓高朗遷而爲文寧有塵相又言文宜索味於掩卷之時則抵於古人之堂奧爲尤深龍門之文辨味於神樞鬼藏之間昌黎之文辨味於吞言咽理之外孝女尋味於二家論文

已造峯極余不能得其遺稿而快讀之惜哉

先大母陳太孺人事略

嗚呼紓不孝少遭我先大母陳太孺人之喪未嘗請銘於同里之大人先生顧童孺不恆入城市即請亦無從得及先妣陳孺人捐館紓同年高媿室爲銘而吾先大母已前葬不及銘今拊心追痛乃萬死不恕吾罪則即童時所聞於吾母者爲略述其梗概冀請之當世能文之君子補銘焉紓曾大母吳太孺人七十而喪明先大父輟耕治藝於城中月得錢一千二百則盡授之太孺人曰余所有盡此其背吾家人獨遂所享者兩餐耳吾大父蓋深知千錢之不能供母顧無如何太孺人及吾長姑窮治針黹日得錢百先君甫能行晨夕爲兩縻先取其稠且厚者供吳太孺人次則哺吾父太孺人及長姑歆其餘瀋而已昧爽已起進抱吳太孺人以舌舐瞖目於是五年無間卒不愈而日益困吳太孺人年八十一卒先君亦漸能以藝得數金歸是年叔父靜庵生舉家漸漸得不餒城中某公治鹾於建甯廉先君能則盡屬以事於是

積千金典得屋宇於玉尺山之趺咸豐季年閩中行鐵錢錢千抵銅錢百然典券中但書錢數不署其爲銅鐵有陳蓮峯者以孝廉武斷鄉曲操券提鐵錢一千五百緡贖吾屋實則值錢百有五十時閩俗厚禮重科名陳蓮峯至吾家飛擲杯盌摧折几案隳突咆勃如捍吏先君居建甯未歸太孺人從容出面曰先生科名中人異日即爲他省之官吏獄貴察情寧不知鐵錢千僅抵銅錢百耶老婦辛苦哺兒幸兒能典屋以安老婦今先生必欲覆吾巢何也陳不答趣出券太孺人喟曰果讀書人不可理喻者老婦受贖還屋可也明日擲屋券與陳更一月移家於横山時先君賃得二舟載鹺赴寧舟碎於洑官中治鹽課嚴先君則盡罄所有以淸官逋家復落太孺人曰吾子謹愿今如此天也且余少居貧迨老再困直復吾故而已吾不貧之畏也先君既喪資遂客臺灣三年母孺人亦率吾伯姊治針黹贍家如太孺人及吾長姑作苦時太孺人雖在困約中偶見親族未嘗言貧有族老善相人謂太孺人溫藹如處素封之家決不終困已而先君果以金歸紓年十一矣然尙不能買書則月積數百

錢入城購得零本漢書及諸子史凡三年積破書三櫥讀之都盡太孺人意甚善謂吾家累世農汝乃能變業向仕宦良佳然城中某公官卿貳矣乃爲人毀輿且搗其門宇不務正而據高位恥也汝能謹愿如若祖父畏天而循分足矣紓今日宣南新居大書畏天榜其門卽遵吾大母太孺人遺訓也嗚呼太孺人純孝其事我曾大母吳太孺人視息皆謹且誠篤出於天性雖困處斗室中起居必以禮有小屋三楹在蓮塘爲族人所據太孺人侍吳太孺人至蓮塘問狀族母出白刃且推吾曾大母吳太孺人於田次太孺人匍匐扶將入吾族兄金鼎家金鼎官千總母王宜人耆吾二母留宿太孺人感舊恩每王宜人至吾家必盡禮然而持刃之族母於先君業鹺時仍遣其子時時肆詈不得數金且不去太孺人恆撫之以溫言未嘗偶舉舊事也太孺人祔先大父墓於桑溪之荔支林歲戊申紓寓五百金修太孺人之阡今但記憶兒時所知者用待乞銘於當世能文之君子

叔母方孺人事略

余叔父靜庵先生始娶陳孺人吾母視之如女兄弟也再娶方孺人則客於臺灣積十二年不歸余懷弟炳耀之喪始朝叔父及方孺人於臺灣父病痁甫瘳余拜謁孺人則溫藹視余猶子矣甲申二月孺人侍吾叔父歸省墓於荔支林阡其事吾母甚恭留二十日且行余送孺人於江上孺人東指海門曰彼間瘴鄉吾終思歸骨於閩余泣不可仰是年秋法人背盟犯馬江遂侵基隆淡水飛彈及叔父門外射入沮洳中幸弗炸裂而孺人亦不之怯以爲吾命非強死者彈當辟我余衰宗寡兄弟先君惟余一人叔父亦但育一弟錦叔父以秉耀瘴死乃遣錦依余余爲錦論娶於高氏不能具禮則自至臺灣請命于叔父有李某者以人謂余稱叔父擁貲厚今悉歸孺人矣余曰是吾母也篤於骨肉吾百死不信其有此幸勿言以傷吾心孺人聞而泣曰兒固知我則盡貨其所有僅百金余又稱貸以足之禮成又明年叔父卒喪至自臺灣余號慟迎之江干稽首曰母素念兒幸歸就養兒今愈有所恃矣時余母尚健王行坐必偕孺人余夜中聞二母瑣瑣論家事喋聽幾忘倦已而余母捐館舍孺人

則日防余病恆竊竊問余妻以進食之多寡明年余妻以瘵死妾楊氏至孺人恩之等於吾亡妻也得楊氏之明年子璐生璐生三日余客杭州孺人移榻就余妾日襁璐於懷中楊守西醫言乳必以時璐啼而孺人亦泣楊氏恆私歎不知孺人涕所自來余聞而泫然曰母仁我如子視璐過其孫日患其飢汝烏知慈母之心耶自是以來余由浙而燕十八年中己亥始一歸朝孺人旋移家至杭孺人持余失聲而哭嗚呼百年永訣者卽在此一日耶孺人平居寡言笑其御家人藹然終年無愠色母得余書輒令人讀至數過不已卒時年五十有九以傷悼吾亡弟錦遂癯悴不起錦爲陳孺人出孺人蘊愛于中而出之以和謹其爲繼母之道盡矣然其視余則眞率無文常語余妾曰未亡人不育所以坦然言歸者恃若之主人能母我也嗚呼孺人此言不肖紓至今思之猶耿耿也紓生平無富貴之交故顯者之事迹多不見之吾文然哀悼親屬動必有文今孺人亦已葬不更爲銘誄筆記此不惟用抒吾哀亦以識母之仁賢萬不能不見之吾文者也

力孝子萬里尋親記

宣統三年正月朔力香雨郎中鈞具衣冠奉其祖銘于先生萬里尋親事略告其友林紓曰吾曾祖碧川公客東昌積年無耗吾祖銘于公挾十數金取道山陰絕大江由淮安渡河而上自夏徂秋風高沙寒襦袴不完卒達山左而碧川公已由直隸河南湖廣江西一路趣閩矣貲盡病且死日哭於舊故某公之門某大感動禮遣以歸左海陳公釆其事入郡志矣鈞獨未有家傳請子圖而記之以示吾後之人紓嘗覽古孝行之君子非好爲艱難殊特之行以震眩乎匹夫匹婦也義無可逃則哭泣思慕雖窮極艱險必欲赴之吾度其心非不知山之高水之深瘴癘冰雪盜賊蛇虎之足以殺人也夫夷猶巧避故險其狀以形己之必不可至世俗之所謂智者也而孝行之君子或赴義以殺其身世竟無稱容亦有之然則君子之於義固先決乎稱不稱之閒邪觀先生以十數金赴萬里路野食而廟宿是時知有親實未知有道死之戚乃委頓萬狀幸遂所志復有賢子孫求圖其事以示乎後之人此又世俗智者夷

猶巧避所必不能至者也嗚呼自世俗智者之多先生之事愈可傳矣

夕照寺爲冒巢民先生作生日記

夕照寺莫詳所始在廣渠門內徑道至荒陋車行如入深谷辛亥三月十五日如皐冒鶴亭於寺中集同人爲巢民先生作生日鶴亭淹博能詩于巢民先生雖斷縑零素必拾而藏之嗚呼先生於萬曆辛亥三月生去今辛亥三百餘年矣以壬午副貢累膺徵辟咸無就而余亦以壬午領鄉薦是先生三百餘年之後輩而今日復值辛亥三月爲先生祝匪惟科名同即所遭之遇幾同矣晚明之季朝政析如亂絲訖於熹宗而明亡今日雖無厰璫之禍然貴要沮兵而行賕天下罷癃如沉瘵人心思亂者衆兀然一不之悟余安能不瞿然而懷先生耶當熹宗季年先生結社金陵抗逆案也今我輩雅集於此與六君子之難裔殊獨鶴亭者爲先生裔孫耳余非不病之呻而有集霰之懼臨觴太息慘默無言則勉爲之解曰昔者如皐中元先生必於定惠寺集同人爲陽羨君設齋資冥福今日之集殆踵先生之禮陽羨乎鶴亭首

以詩倡衆皆屬和余爲製圖是年秋武昌事起余移家析津事定而鶴亭亦以衣食奔走四方未審所製圖存焉否邪嗚呼先生與余同壬午耳敢不惕然步武先生之後閉戶終其餘年惟恨不至江南向水繪庵遺址臨風一弔先生也

徐又錚塡詞圖記

嗚呼腔律之失傳久必謂詞家當按詞塡譜則舍淸眞堯章外幾於無能詞者康伯可柳耆卿聲律至協人又往往惡其鄙俗故先輩儘有佳詞而笛家恒不之用凡流傳於教坊者多稍通文字之樂工爲之複沓傖謬而人人皆能上口正以稍協律腔耳沈伯時之教人爲詞重去聲而萬紅友則去上入並重去聲之柔婉讀可爲平人固知之卽入聲之代平者亦夥獨上聲之可以爲平非深於詞者不能辨也余嗜詞而不知律則日取南宋名家詞一首熟讀之至千萬徧俾四聲流出唇吻無一字爲梗然後照詞塡字卽用拗字亦順吾牙齒自以爲私得之祕乃不圖吾友徐州徐又錚已先我得之又錚嘗塡白苧兩用入聲余稍更爲去聲而又錚終不之安仍復爲

入聲而止余尋舊譜按之果入聲也因歎古人善造腔而後輩雖名出其上仍無敢猝改必逐字恪遵遂亦逐字協律余之自信但遵詞而不遵譜此意固與叉錚符合叉錚之年半於余年所造寧有可量舊作塡詞圖贈之叉錚已廣徵題詠於海內之名宿顧多未見叉錚之詞將以余圖爲尋常酬應之作故復爲之記以堅題者之信使知叉錚之於詞實與余同調兢兢然不敢於古人用字有所出入也

曾伯厚西山永慕圖記

曾伯厚福謙清瘦如瞿曇前此三十年與余相見於正誼堂自是伯厚服官於外不再見及余至京師伯厚自蜀中來病臥其族子家余晨夕過從而伯厚之契余自此始也是圖爲余製其中松楸蓊鬱則伯厚大母楊太淑人阡也伯厚生之二日卽嗣爲季父于松公後于松公爲楊太淑人出既沒太淑人得伯厚則不孫而子之食息弗去褱抱伯厚既長其親太淑人猶嬰娩之戀乳見者亦不審其爲稺孫也太淑人既以壽終伯厚葬之西山今年六十有五矣對余述太淑人尙淚涔書十餘至趣余

補圖圖成復以書趣余爲記嗚呼少讀陳情之表輒不終篇而止今見伯厚愈以知令伯之悲矣伯厚自爲事略千餘言述太淑人撫育之勞雖纖悉勿漏爲余記中所不能詳者顧念曾子追遠之義徵之於祭伯厚在客以畫自隨則太淑人之遺阡匪日不在其几席之間戀思心切雖罏香甌茗咸足以致其嚴宜乎伯厚之敦索余畫未及乞銘近年始輯纂爲事略存之集中其視伯厚之日營營然致其孝思使吾負咎之心汗下如濯矣乙卯八月林紓記

周養庵篝燈紡織圖記

余既爲周養庵作篝燈紡織圖題詩其上心悲節母之劬因而自傷吾母圖成還之養庵至不敢置念恐念之益以增余之悲養庵既得圖告諸吾友徐又錚請余更爲之記嗚呼養庵必欲增余傷心者想其傷心更甚於余故必引其類以自壯也方欽州公捐館舍時太夫人挈其二女一子痛軫於犵獞之鄉既瘞旅櫬於官山顧視其

子女但牙牙辨食飲而已欲掬心示以幽慘之語均莫之解林箐四合鄉井悠悠此雖壯男子猶悲矧太夫人以新寡赤貧之孀謀歸於萬里外余欲敍其苦況亦莫罄其爲詞矣太夫人旣以愛女授郭氏爲養媳冀以守欽州之墓此特強以自慰余不知其別女時應作何語耳養庵自爲事略謂太夫人旣至外家立病昏不省人養庵猶卽床下索乳余讀之愴然憶先君見背紓年已十九其差勝於養庵者僅之然吾母之劬良未後於太夫人也橫山老屋樹古鵂啼星火熒然紓挾卷就母姊刺繡之燈讀必終卷始寢覩養庵城北隅故宅機聲雜書聲至於夜午景物歷歷印合余旣欲狀其淒黯之情寧非自狀嗚呼人子報恩均傖俗悠謬之語親恩寧能報耶特時時不忘其悲則吾母之聲容及其劬勞之態日懸吾心目之閒特其追想卽終身爲有母之兒此則養庵趣余作圖之微意也特揭之以告吾黨之有母者甲寅嘉平閩縣林紓記

濤園記

濤園舊名石林爲許有介先生別業先生明之遺老隱居弗仕朱竹垞謂有介才兼三絕名盛一時紓二十年前曾累見其畫山水似衡山而人物彷彿硯田也庚子歲復見先生自書石林記有聽雲海寒濤聲若身立天際故易此爲濤園余於濤園凡數十至前十五年餞葉桐侯鎭軍於是閒曾爲圖紀之而園之主人則沈君愛蒼也愛蒼詩筆魁桀書法雄鷙唯不能畫後來之名未知於有介何如然其有此園無甚媿也愛蒼久宦於外不恆歸而余亦離家十有五年每念松嶺霹靂岩諸勝奇石嶔棸古木蓊蔚闌楯曲折迴轉趣入山谷廣堂豐然而高松翠叢合侵灑窗戶夜深雨集燈火坐對蕭然有物外之思而有介當日所謂奇逸之堂匏居之庵或未即勝此耳嗚呼有介以明季遺民專享是樂終其身今愛蒼飄泊江表墟其堂曠其庭而松篁桂柏之被月得雨雖景物萬變愛蒼若無與焉則爭有遺民之樂愛蒼之視有介又似遜矣顧山中文肅公之祠在焉愛蒼忠孝人也余度其必有歸時今年相見京師因爲是圖並記以贈之心中則甚祝其能歸也癸丑二月林紓記

胡梓方詩廬記

吾友胡君梓方自西江來宦京師顏其居曰詩廬君貧不能買宅隨所賃而廬之嗟夫客長安者皆假息於亂餘雖軀命亦可云賃即賃而獨非廬耶暇日余嘗造之四壁皆名流投贈之作因恍然於胡君之廬亦廬其詩耳方今海內詩人之盛過於晚明而余所最服膺者則君之鄉人陳伯嚴吾鄉陳橘叟及鄭蘇堪而已伯嚴爲橘叟高弟而君又親受業於伯嚴廬則蘇堪顏之凡余所交而君皆師之友之宜其窮年汲汲治詩而弗已三君中伯嚴師貞曜神骨皆肖蘇堪初亦取徑於孟已而歸陶近乃漸爲山谷臨川仍宋骨而唐面獨橘叟幽悄緜遠清而不癯枯而能膏氣肅而聲悲古遺民之詩也胡君歸仰三君然後來克紹伯嚴之學者當屬於胡君且年三十許精英文及水師行陣之學乃自託於詩而閟其書於三君外又偉視余必得余記之並徵余畫歲暮未有以應姑以記爲乘韋之先焉癸丑嘉平林紓

枕岱山軒記

中州馮君申甫令泰安二年甚有稱績民懷吏畏君臨之若無事焉署外有廢圃可數畝泰山巋然出其上四時晴明纖雲不生遠瞭可見天門君曰岱之美歸吾有矣廢茲圃即所以棄岱也於是翦治蕪穢廓而爲庭斂而爲軒覆以茅茨壘石濬池植牡丹百本雜槐樨柳高與人齊君曰不三年陰成矣落之終月遂權觀察使於濟寧是時余至泰安代者爲丁君書農君之友也余再宿其軒岱遊既歸與君相見於濟南同泛明湖君忼爽而強濟與余論吏治洞中民隱別後君咸甘君小宋以書抵余請名其軒且記之余曰君之軒實枕岱之股固背岱而莫見然岱之高亦不因是軒而隱也履其庭則日觀峙其東傲來峯據其西更西則隱隱見月觀猶人曉起始見日日不能見諸夜枕之上因名之曰枕岱軒示朝夕與岱親也馮君悅是稱也因書而額之雖然既有是軒後之遊岱者將續續而至茲軒之所以益於岱遊者寧有窮耶甲寅四月閩縣林紓記

海藏樓記

同年鄭蘇堪取東坡萬人如海一身藏詩意自名其樓曰海藏又集其所爲詩曰海藏樓詩余篤嗜之不去手古體取徑江謝合響貞曜閒適之作夷曠冲淡而骨力之堅練一字不涉凡近詩體百變咸衷以法語質而韻遠外枯而中膏吐發若古之隱淪則信乎其能藏其鋒矣顧其爲人則好奇計贍言語縱論天下大勢未事輒中戊戌召對養心殿已而放歸往來江上南中諸侯匪不膝席問策嘗一出展軍於龍州邊事寧謐可二年已又不適乞歸江南明年海藏樓成庚戌陪京留守錫公將營遼瀋蘇堪至爲規劃十餘事朝廷不報於是悒悒至京師就其愛女且語余將以三月留嗚呼蘇堪老矣堅欲自藏而知者又堅欲起之皆莫得其當政府以廣東按察徵亦莫就蘇堪其將終於斯樓矣樓居吳松江上所謂人海甚於王城而花竹水石之勝又爲王城之所無蘇堪本有自藏之志依斯樓以終顧其文章幹略節概雖造物亦不能終閟之不泄於人間又胡能聽蘇堪之終藏與至於樓之成毀又寧與於蘇堪余既爲之圖並識其後不爲樓記以蘇堪生平之可記者重於樓也

枕雷圖記

袁玨生太史侍經南齋爲余文字之契一日寓書於余以劉參議瑑卿所藏唐建中小忽雷請余爲枕雷圖參議博雅淹洽名滿當世余固前識之矣圖成歸之參議遂集飲於小忽雷閣得觀其所謂小忽雷者長僅逾尺聯二軸於左次撥之雙絃作異聲木質爲青紫色軸上鐫曲阜孔公詩余因詢大忽雷所在參議言已屬之張君張年七十矣精於胡樂能從古調中發爲新調顧以病莫能至時庚戌九月九日也逾兩月再見參議於忽雷閣則大忽雷亦已歸參議家狀若常用之琵琶絲文甚古二軸左右分聲洪壯而清越惜不得張君彈之參議曰前圖無大忽雷今二雷駢納吾古錦囊中畏廬更當於石邊林下補一鬚眉蒼皓歸雷之老人足成吾家韻事可邪余諾圖成書其後曰嗚呼晉公得此於蜀中時獻之德宗寧夙計有奉天興元之局顧朱泚干亂天紀七廟幾墟而二雷仍藏內庫得再覩貞元之盛可云幸矣甘露之變生自中涓三陲無兵革之警而二雷竟流落人間此則家賊之莫防禍實熾於朱

訛與希烈讀東塘傳奇雖瑣瑣敘兒女事然足以覘唐室之興衰矣參議嗜古如命云將於明年人日大集諸名公於閣賦詩誌盛今預更閣名曰雙忽雷屬余記其緣起如左

記翠微山

翠微非名勝也近龍王堂林木始幽閴山勢下趣望山上小樹皆斜俯如迎人狀肩輿轉入林陰始得一小寺憑軒下瞰老柏三數章碧翳天日有石級數十所謂龍王堂卽在其下細泉濴然循幽竇瀉於小池池魚迎泉而喋周以石闌早月出樹間篩碎影於襟袖之上余及陳毅庵陳石遺高穎生同坐廊隅石遺誦淨名庵詩淒瑟挾鬼氣羣處靜境聽之肅然飯罷趁月登寶珠寺林深石黑突怒梗道如怪獸如魈余及毅庵各以拄杖行先以杖測石高下始窺足寺踞巖頂叢綠中隱隱出殿簷近寺稍無樹月光下布石上寺僧已睡起而進茗然燭入小洞中坐頭陀象意南中村寺尙或過之也明日遊秘魔巖讀偶齋師遺詩索筆和之以肩輿跨危嶺遊獅子窩長

廓依山壁畫僧絶且雨遂匆匆更歷數寺頽垣斷塔如新被燹石遺指山下樹言秋來經霜爲老紅者此也癸丑四月十四日記

登泰山記

余以甲寅四月六日發天津抵暮至泰安輿中見黑影突兀出天半過山趺矣夜宿泰安縣丁君官齋齋外有空圃遲明見傲來峯微雲綴其腰憶停午當至中觀郎命輿行經岱廟漢柏已半枯唐槐則矯夭爲龍形以筆鈎勒終莫肖其狀入山數里無所紀黑石作鐵色戴土纍纍然上紅門近經石峪景物始稍異萬柏夾祠爲深洞初陽東出而西射巖壁受水晶瑩閃爍於叢綠之外有物蠕蠕然動於石刻上以遠鏡窺之人也道石顏曰柏洞行久莫窮近壺天閣石路漸狹而斗奇石聳出蟆跂而鳥厲高方者樹庋以上苔積其頂抵雲而盡迴馬嶺路尤險既登而俯瞰始見雪花橋石徑彎環出橋上來時初不審其爲橋也過中天門後四山筍立已隔人境其下路微坦至雲步橋石刻曰御帳坪夾石磴而闢細泉數疊出橋下入澗聞雨盛時左壁

奔湍飛越高出爲穹門形行人過橋碎沫濺衣而已五大夫松餘其三亦明萬曆時所補者萬丈碑赫然如新鑿余於道中固望見矣磴道曲折莫紀其數忽老翠橫空而撲人四望純綠則對松山也壁高於松頂風沮籟息突怒偃蹇幻爲蛟螭疏密自成行列自朝陽洞入十八盤殆馬第伯所謂環道者近南天門矣石狀愈奇松陣駢列巖頂皆數百年物壁勢自下而斜上紋作大斧劈可千仞磴道去壁尋丈裂爲深澗不可下視天門尤斗絕石壁夾立其頂巉然爲鴟爲睥睨爲立人爲朽兀余思癡翁不已果余能爲癡翁者山之態狀或可窮也既朝元君廟東行向玉皇頂大風斗起同遊者陳任先林宰平健步登日觀余與陳徵宇坐乾坤亭外望汶水如帶汶外則清冥不之見夜盡風益肆衆擁裘起觀日出徂徠之東有赤光蕩漾久之乃雲陣奔湊結爲濃黑而上界平明矣衆太息恨不見日既以輿下山墜身如雲片俄而至地過傲來峯下覺夜來突兀吾輿外者是也律以皴法類黃鶴山樵細紋旃起廻複窅篠發其祕若黃鶴嗣其傳者石谷墨井也林紓記

謁孔林記

甲寅四月八日同陳君懋鼎陳君籙林君志鈞下自泰頂是夕齋於泰安晨起以車朝孔林至曲阜易車渡泗水近林里許肅然下車徒入門老柏參天至端木子手植楷木下磚石四壘楷沒其半身枯幹挺出可二尺堅如鐵石迤聖公墓居左方南爲泗水侯墓稍西則我夫子寢宮也樹而不封紓及懋鼎籙志鈞敬謹拜於墓下四叩首起謁端木子廬墓處去夫子宮可五步瓦而弗茅林之周圍可數里均孔氏諸孫之附葬者也歲之壬子有議伐林樾易錢者都督張勳遣騎屯林下令曰我但知爲叛聖者不審其爲新學敢動聖林一木札者死議以息是時方議並泰山之松盡薪以肥議員之家至是皆罷嗚呼自新學昌主教育者燔六經滅五倫謂可強國至夫子遺阡亦欲平之以快其私方蒙古入關盡掘趙宋諸陵雖和靖之墓無免焉獨夫子之宮無動今蕃息於聖人之宇下乃叛其師而薪其墓樹視蒙古宜發媿矣夫子之道吾不能揭以示禽獸但就新學言之所學不本諸歐西乎然西人爭雅露撒冷

盈尺之地十字軍死如邱山何也今去聖人之居如此其近而貪饕熾於聖林吾於斯人又何誅耶是日敬觀聖廟以常服且非釋菜之期不敢拜林紓記

明湖泛雨記

明湖之大不及南漳湖之半南漳析葦爲九道望餘杭諸山如聯轤櫪艫濃翠撲人葦外老檜駢列可十餘里寂無人聲明湖處城中叢葦闢爲水巷如南漳然劃葦如田而疆之家私其蓮藕非有利於人之游觀也幸頗曲折時中州馮申甫至濟南爲東道主招余及陳徵宇林宰平陳任先爲湖遊遊船窗以玻璃出葦間襟袖皆碧日翳雨集涼翠爽肌至鐵公祠下釣竿滿於湖闌之上余別西湖十四年髣髴身在杭州矣思見歷下亭訪漁洋老人詠秋柳處至則丹堊紛綸匠民大集亭中供御碑重簷黃瓦想舊時風景盡矣名士軒陳設皆官樣如款仕宦匠氏方研硃搗綠塗飾楹聯廢然遂反望鵲華二山隱隱出雲際是日飲於湖樹以車返逆旅雨止見晚霞矣

謁　陵圖記

辛丑十月十六日　德宗景皇帝　孝定景皇后奉安　崇陵越三日舉人臣林紓始匍匐哭於陵下當　景皇大行紓臨於觀德殿門外迨　孝定皇后奉移之明日始謁　陵至是凡再謁矣以我　景皇帝心乎國民立憲弗就賫志上賓　孝定皇后則踵唐虞之盛不欲陷民於水火之中　二聖深仁民國上下咸無異詞臣紓寧敢忘　德謁　陵後二十日　少帝御書四季平安字賜之臣家因恭製圖以紀恩遇方紓首塗時大雪彌天　十里一白車過易州凍欲殭指然車中望眼但注　西陵初不省嚴風之裂面也野無人行萬木槎枒如列戟紅牆濃檜雜立萬白之中意古離宮也垂近　崇陵則羣山起伏帶雪若縞素陵材梗道不十數步輒坎石橋已落細泉仰出泡泡然紓遙矚寶頂即下車岳都統樑遣兩騎導行騎示宮門所在饗殿尙在數十丈外翠微之山遙列爲屛障騎引紓至廡下嗚呼滄海孤臣犯雪來叩先皇陵殿未拜已哽咽不能自勝九頓首後伏地失聲而哭宮門二衛士爲之愕然動容騎告守宮者將引登饗殿紓目止之遂歸逆旅寒極爐不能溫與老僕同榻

而寢是日前湖北按察使臣梁鼎芬入都竟不相見鼎芬奉　少帝命守陵者也紓歸凡六閱月圖成然每一臨池輒欷歔不自已圖付吾子孫永永寶之俾知其祖父身雖未仕而其愛戀故主之情有如此者甲寅五月舉人臣林紓記

遊頤和園記

頤和園臨昆明湖包全湖之勝依山構爲臺殿者也前二十餘年紓及壽富高鳳岐張嘉猷卓孝復曾一至湖上柳浪中已面湖塘塘作白堊色湖水半淤葭葦雜生循河塘而東至廓如亭銅牛之次稍北有文昌閣嚴扃其扉壽富謂禁地不宜前仍復南折登繡漪橋西望玉帶橋穹然高起於湖西前後二橋其上皆有亭隱隱然均不能至而北望玉泉之山微見樓殿數疊出萬樹上自是以來壽及張高二子皆物故獨紓與卓子存耳年皆六十以外目擊此園之盛衰至於今日乃售劵游人聽其登陟使壽富及高鳳岐在者其悲慨爲何如也方光緒中葉罄全國海軍之資悉資此園而李蓮英崔玉貴二璫最有權大率園工悉懸其手務極絢麗所謂排雲德暉二

殿上及佛香閣雖艮獄寧能過耶甲寅四月李宗言及卓孝復偕來京師是秋七月約紓爲湖遊遂自東嚮入出仁壽殿下邐迤趨玉瀾堂則　德宗景皇帝寢殿也循石欄北趣路絕狹其下敗荷竟湖而樂壽堂者孝欽臨幸時常起居其閒長廊陰森苑樹蔥綠若中春遂至排雲殿仰望佛香閣高如浮圖殿後壘石爲高台東西分二級斜上紓則東趣至御碑下李宗言以脚力不勝不竟登復循長廊過秋水亭至魚藻軒全湖在目紓髣髴經西湖行宮之下北來開豁眼光爲第一日矣西行至清晏舫飲茶而舊時守宮之監無在者茶竟泛舟南行至長橋下入涵虛堂此爲南湖矣而二十年前所見之玉帶橋尙隆然高起於西偏復以舟東趣入德和園則頤壽殿之大戲臺在焉殿上多應制之作書法亦無佳者司園之役引紓出頤樂殿後行山徑中古松老檜皆數百年物而諸趣園題額見諸樹陰之外守者言太后御膳後恆以小輦至其閒長廊邃閣攢積無隙地水葦高可隱人闌干石橋牌坊位置皆乖舛忤人意獨霽清軒較高爽軒後奔泉一道潨潨瀉山石間而東逝而泉脈又爲廊榭

所梗不暢其流是閒果去其殿閣三數處者則水石之致出矣守者言景福閣可至含新亭有奇石紓惡其石或卽至自艮嶽也遂不往嗚呼昔讀張淏艮嶽記感慨愴喟知窮治土木者匪有不亡因係之以文乃不圖未及三十年若親履艮嶽之地紓竟易其悲艮嶽者悲此園也

遊西海子記

癸丑之春陳橋叟招余及陳石遺力香雨黃嘿園遊西海子西海卽太液池之舊名禁中人稱瀛臺爲南海蕉園爲中海五龍亭爲北海北海多佛寺且荒悄遂弗至至瓊華島卽所謂中海也登金鼇玉蝀橋三海盡於一瞭而憫木汗所建之白塔隆然高表瓊島之顚其側卽承露盤則遼后洗妝樓之故址也明楊文貞李文達均有記嚴分宜賜遊廣寒殿詩序謂金人載艮嶽之石自汴至燕每石一准糧若干俗呼折糧石余繞過承光殿入瓊島果見其石雜立位置天成因太息遼金元明諸朝之經營殊弗類頤和苑專成於閹寺之手也磴欹松古徑道迴複綠陰四周曠爽咸稱乃

獨以西域胡神獰獶妖厲之形侍以猛虎殿於其上則風景盡矣南折向瀛臺瀛臺一曰趯臺舊有昭和殿余不見憶涵元殿者或卽昭和之更名康熙庚申葢於水邊堆疊奇石種植花樹今自殿後循闌干入山洞中曲折迴繞卽出水上曰牣魚亭者仄徑可通之殿後唯瀛臺抱水非橋莫達余至時見橋之南北均有衛士直廬門崇陵居此時東朝令拆去橋板漏不盡一刻瀛臺與儀鑾殿隔絕消息矣殿淒寂無人黃幔四垂左右兩配殿中凝塵徑寸想見當日　崇陵不豫宮嬪屏息莫至爲可悲也歸途經紫光閣馳道修廣入林陰而盡明武宗築以閱射者名曰平臺臺廢改爲紫光閣康乾閒爲受俘及宴見屬國陪臣之所樹陰池影蒼翠萬狀今皆歷歷成爲陳迹矣嗚呼離宮別苑易代而生人之咨歎者特資爲詩料攄其古懷而已余則目擊盛衰今復親謁涵元之殿一一懷想當時悲從中來有不能自已者遊後經月而太液池光尙隱隱於夢中照余枕席也

遊玉泉山記

甲寅九月橋叟招遊玉泉山方余遊頤和苑時苑中已見妙高之塔矣是日命車出西直門十二里至海甸又十一里及靜明園外得券始入觀園蓋墉全山而據其勝者也老樹參天景物大類雲栖雲栖竹皆尋丈翳不見日園則檜與柏合荒青老綠雖善畫者莫肖其狀廣殿垂坍意即廓然大公殿也殿額久毀沿道多破廟而呂祖洞龍王廟殘狀尙存循石級北上至妙高塔下求所謂該妙齋崇霭軒亦莫識其處橋叟石遺林仲樞宰平兄弟登塔余止小亭之下老柏敷陰畝許坐階石上東望昆明湖光一線出萬樹之罅而排雲殿尙突兀空際感念孝欽當日遊幸之盛禁籞森嚴今乃縱遊人入觀矣既下以舟向玉泉趵突泉爲十六景之一舊曰垂虹實則仰出而非下垂泉眼伏叢石下雖盛沸而沈沈無聲明漪絕底纍纍咸見細石去泉尋丈外多葑蕨而茀除細點出葑上若魚沫珠如泡如則名曰趵突稱也石刋天下第一泉右則高宗御製玉泉山記漶不可讀舟停巖下出玻璃盌汲泉而飲余小病弗進再沿巖石登陟別至一石塔下雕鏤極工望靜宜園林木蓊鬱繚垣跨山如長城

曉來霧盛日落霧益起遠瞭靑冥無所見遂下止一院落淸池亙其前細泉出石罅漉漉而流丹漆敗損問守者亦莫知其名園中庭館舊皆有額既無圖本可考惜哉方康乾殷盛暢春圓明二苑水石臺殿花木之位置多文人爲之屬稿獨頤和苑磬天下財力搆諸閹人之手視二祖之經營旣遠況又以土木貽天下之亂自戊戌訖辛亥宇內無寧日今余登茲峰而望昆明樓殿存而時代非能無動今昔之悲耶橘叟詩筆深入臨川之室必有詩紀其勝余不恆爲詩但爲之記時重陽前日同遊者九人橘叟最健

三謁　崇陵記

甲寅十二月二十一日爲　德宗景皇帝賓天之辰舉人臣紓以二十日至梁格莊齋於前湖北按察使臣鼎芬之淸愛室漏上五刻起具衣冠登車同行者爲前御史臣溫肅合鼎芬及紓凡三人缺月尙在陵樹而丹碧璀璨照眼問之鼎芬陵工蕆矣鼎芬引肅紓趨西朝房具朝衣者已數輩則皆隆恩殿捧爵及讀祝官與宮門司啓

閉者也陪祭者實無一人主祭者爲鎭國公某不時至日已加巳始具禮朝衣冠者二人爲導六人捧祭器鎭國公素服爲主祭禮惟主祭者素服餘皆吉守陵郎中李遐齡將引紓輩拜於殿下紓以爲非禮仍列位宮門以外故事小臣無與陵祭今則犬馬之私可以自貢於　先皇矣鎭國公既奠爵三紓隨鼎芬肅後行九叩首禮殿中以國語讀祝文聲亢而悲紓俯聽讀祝畢復行九叩首禮祝文出禮畢宮門隨闓紓仍隨鼎芬肅趨西朝房則喇嘛僧八輩誦經於宮側郎中李遐齡復引肅及紓瞻仰寶城殿制宏麗中列帝后御座二黃幄繡龍鳳下垂祭器悉加黃幕寶城極高寶頂不能見也嗚呼唯　先帝神聖力圖憲政乃見沮於羣小　孝定皇后心恤黎元不忍塗炭讓政一舉超軼古今　帝　后之仁被及萬禩臣紓不肖未與仕版然戀恩之心至死不泯祗謁　崇陵至是爲第三次矣既慶陵工之竣　二聖永安臣紓果不就委溝壑歲必一來用表二百餘年養士之朝尚有一二小臣匍匐陵下也甲寅舉人臣林紓記

記戒壇

近戒壇里許始見樹木肩輿行亂石中林莽荒穢積爲穨綠道棘梗輿鈎引衣袂久之始至入門廓然一峰歸出千佛閣之上閣前古松數株曰臥龍者最奇倔松身可合抱直偃閣外根際出別枝蟠屈作勢而內嚮與自在松相俯仰自在松高百尺以上敷陰被數畝稍北一松近普賢大師靈塔半空其心實以灰堊無可記者寺中之松七均有乾隆封號獨活動松甚奇前十年枯御碑尙存則乾隆宸翰也寺中古碣多漫漶不可讀惟朱石君珪嵌壁一石敍唐張韓公施衣五百事幽說眇旨動述神怪石君爲世大儒以理學稱於乾隆之朝乃好爲不經之論如此甚惡其誕也是日霧甚遠瞭莫見渾河留僧舍一宿明日至潭柘

記潭柘

潭柘之岫雲寺卽晉之嘉福寺唐曰龍泉寺金皇統間爲大萬壽寺明正統間仍爲嘉福寺康熙時始賜今名寺稍壯麗細泉兩道循石槽外趨日夜咸有聲老松十數

盤鬱不及戒壇然亦數百年物也開窗見馬鞍山蔥翠接於臥楊戒壇之山枯瘠而土石相負潭柘得水草木華滋一望純綠寺後泉脈西來淈淈爭石罅而出細路宛曲通龍潭潭水儲爲小池雜樹互陰無人聲隱隱聞雞鳴乃不知是何村也佛殿陳元妙嚴公主拜塼雙趺隱然幾透塼背龕供二小蛇曰大青小青僧指爲龍王浮屠之謬妄固不可以人理喻迨夜風水激蕩雜以松籟如臥風濤之中矣同遊者閩縣陳荔裳永鑫溫陵陳芷汀之遴乙卯四月二十五日記

淨業湖秋泛記

光緒癸卯余始至淨業寺寺爲智光寺故址寺門臨水歲久泥淤而細泉尙沮洳伏見不恆抱小阜而過未半里積爲深潭亦名曰淨業湖湖或因寺而名也湖之大近十頃葑積其下而葦屏其上漁家繫小艇於岸以數百錢予之則爲蕩舟周湖而還乙卯八月二十九日同人觴桐城姚叔節於湖上招同朱先生仲我姚先生仲實馬先生通伯集於陳明侯寓齋臧磵秋病足新愈徐又錚強之登舟舟長可數尺窳而

微漏余南人苦北來不可得水見舟輒喜湖上敗荷但遺枯莖觸舟底有聲半炊許已過全湖胡詩廬患漏舟不及發去舟而陸與陳明侯同竚岸上目送余舟又錚及張少樸目之而笑暮色漸起匯通祠佛燈已上復歸明侯寓齋是日到者十七人彭翼仲最後至而座中年最少者則林奏丹張仰韓也是年爲叔節五十之辰又錚以稱觴爲俗故變調爲湖遊請余圖而記之湖上李懷麓所常蒞者也懷麓以耆年宿學重於明世今叔節不仕而其行誼文章爲近代所稀後之視叔節者不知於懷麓何如若較之法梧門則勝矣

釋斑貓文

斑貓者螌蝥也御覽引吳普本草云斑貓一名晏青陶注云豆花時取之二三月在芫花上亦呼芫青芫花下利之峻劑故誤食斑貓者瀉弗止然甲上多斑似有文章乃不知其性之毒觸之未有不死然其軀質則小若巴豆者也余在南中於豆花上得之童子曰是斑貓也宜蹴而碎之勿令殺人余曰嗚呼螋者蛇類之最毒者也而

柳子宥之柳子天下文章之祖余何爲反柳子所爲而致怨於此豸因祝而釋之其辭曰

嗚呼天之傳爾足者不若蟒蝀夥爾翼者不如蜻蛉蜚蠊青色生於炎荒汝亦南產而名爲芫青斑之同色曰螌汝文亦參錯如繁星其幹眇小其氣羶腥戾則內畀毒不外形與爾何仇乃夜飛而集於吾庭嗚呼爾牙果宓厲如蝍蛆吾則斂足不履乎榛荊爾身銳利如蠖蜁吾則屏居不涉乎淸泠況爾之生不能殺人必腊尸入藥始能示人以死徵凡爾之惡吾皆赦爾緣形役性儲毒如是高據豆枰爾侈有恃僭號亭長名埒下士垩黃塗黑爾曰文理無論堯跖吞之立死乘罅爲蠆蠆之掉尾畷痳效蝙螢之入耳吾今嚴吾窗閉吾房檢吾飯甑閟我茶缸晨潔吾羹夜冪吾漿不令羼入以毒敗薌嗚呼爾惟不仁殉毒以身謹我飲啖胡至汝瞋爾性旣戾寧能自新釋汝野次毋再酖人彼方術之家是處采藥爾曰地膽本草逃略嗚呼悲乎汝幸自閟勿墜冥索彼馬渤牛溲乃盡有之藥橐列爾么麼而纖弱卽我弗校後誰賓若芫

耶蚖耶幸爾勿蠢

高氏妹哀辭

嗚呼紓以壬子九月二十七日生吾高氏妹以戊申九月二十七日卒得年五十有二歲余痛極每於子孫稱觴之時恆不欲面吾甥而諸甥悉余意亦以抵暮家祭罷始來祝余至此余同產盡矣每欲爲詞以哀顧一秉筆輒悲不止方吾妹嫁時適當亡弟秉耀之喪妹臥起不離吾母母哭妹忍淚抑搔不敢助母之悲然二目長日腫也妹別母始發聲哭紓以弟亡妹嫁母白髮漸生輒無言嚮日而坐紓及亡室左右侍欲得一言以慰吾母乃相顧莫發每聞妹歸寧余喜輒出里門迎候妹笑則母懌余恆竊語妹見母時幸勿語及亡弟妹聞言輒泣顧如余意面母咸陽爲愉色嗚呼妹之儕兄至矣妹壻高蓮峯業茶再起再蹶蓮峯父筠亭太先生時方臥病貸其宅僦居河濱陋室中先生神宇恬靜若無事而蓮峯有至性日爲先生洗足廁牏之事匪不躬親余日三數至妹家觀其家人布素鹽豉一無不懌之色余太息謂姊曰通

嘗如一爾家行復昌矣已而茶業果復營新宅於蒼霞之洲筠亭太先生迎余同居春日融煦妹率諸甥覲吾母合余從弟及姪與吾子女凡十餘人環朝吾母意生人之樂止於是矣已而母孺人疾病頸際之瘻瘤而潰亡室及女雪侍疾凡四十九日睡不盡一刻余夜必四鼓起禱越王山歸時妹或未寢庭際爐香沁腦則妹爲母禱也一夕抵妹家几上列余兒時所弄小玉環及瑪瑙猢猻母所賜也余悵觸舊事相持哭失聲時去吾母之逝前二夕耳大殮時妹暈至五六次亡室已瘖不能聲女雪肝病發亦累暈嗚呼禍變至是較之春日朝母時疑隔世人矣妹之喪余適居京師訃至爲余誕日家人匿不余告心怪余甥不至明日始知狀而余母妻及女雪喪亡之感一一挾此凶問如怒潮衝搗余心非余累經患難歷深悲極慟而能自鎭者至是亦僵仆矣妹生平孝友事其翁筠亭太先生曲盡子婦之職其姒亦賢孝相愛如女兄弟子女各三長稔爲蓮峯前妻出次穰次穗則妹所產也妹字錦香略就余問字頗能讀書天性聰慧而仁愛高氏族人言之咸歎惋計妹歿已八年余始爲文以

哀之曰

哀吾弟兮香嗟吾老兮弗臨香之喪香之孝友兮遺蔭長諸甥強立兮高氏昌稔之能兄兮愛穗及穖香乎香乎吾胡汝之傷

祭周如皋文

嗚呼有清之嬴兮赤舌燒城陰趯陽湛兮讒如沸羹知滑正而略恬禍兮方日侈以爲隆平哀我崇陵兮虜亂而心怦怦道子昏憒兮元翰兇猾而沮兵襄漢熛起兮烽燧交乎神京禪臺高兮秋風起戍卒叫兮沸漢水遂我沖操兮先生掛冠蘆臺月明兮吟聲寒積哀成痗兮軀命日殘排汶冢而飛精兮雲漫漫敬弔生平兮早孤卷葹拔心兮茹蓼及茶機燈昏兮誦聲喁喁淒風破窗兮母氏劬絈銅符而著美効兮姦桀帖耳而馴伏奉勅裹行兮載藥囊而値宿過㓶魚兮波涼朝涵元兮秋肅王蛇吐舌兮雄虺耀目齒巉巉兮甘人肉攀龍髯而無從兮悲橋山閟訓業而播教章兮歸清班胡遭時之多蹇兮年命因之弗長過西州而撾門兮先耆用以爲愴孤煢煢而

拜我兮嗟我老而窮愁感先生之任屬兮敢聽人以踐蹂我子君壻兮當令此二雛相暱如弟兄敢背誓而食言兮請指九天以爲正尙饗